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還珠樓主



蜀山前傳

武俠
長篇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一集

還珠樓著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版

蜀山長眉真人專集 第一集

基本定價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六册
-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四册
-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十册
-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十五册
-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册
-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十一册
-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二册
- 還珠樓主：冷魂峪 三册
-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六册
-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一册
-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册
-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册
-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四册
-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册
-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册

正氣書局出版

蜀山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一集

前題

第一回

舉酒酌流光良夜難逢清遊如繪
對枰泊野渡神鞭禦冠醜羣伏誅

第二回

苦憶心盟寶馬如龍尋舊侶
突飛神掌佛光滿地遁元凶

第三回

銀漢駛孤舟人汪鏡中船真天上
暗雲藏大厲驚逢血影喜遇真仙

第四回

潭水碧如油玉鑰金環呈寶相
桃花紅似焰蘭珠芝果發奇香

蜀山
前傳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一集

第一回 舉酒酌流光良夜難逢清遊如繪 對枰泊野渡神鞭禦寇羣醜伏誅

這是潁水初秋之夜，夏泛水漲之際，河水已快平岸，兩岸垂柳毵毵，碧雲滿地，大半輪華月，高耀天心，因是月夜，岸上沙明如雪，當地除却岸旁，大片沙土，餘者都是田畝，嵩洛一帶，民風淳厚儉樸，附近農民，早已入睡，到處靜蕩蕩的，祇樹陰殘蟬，偶然曳聲，由月光之下，飛往別枝，深草裏面，蟲聲唧唧，起伏如潮，螢火三五，明滅其間，襯得河上夜月，十分清趣，那一帶，本是離偃師東門二十餘里的，一處野渡，平常無什舟船停泊，又當夜靜無人之際，河面上，水寬浪急，忽有一隻小舟，長僅丈餘，平上坐兩少年，和一掌舵幼童，由上流頭，順水遊來，兩少年一高一矮，丰神均頗英秀，幼童年約十二三，却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人甚英俊，穿着清華，舉止也頗安詳，一望而知是個世家子弟，獨個兒一手掌舵，臨風而立，身旁放着雙槳一篙，好似還未用過，一點水漬皆無，那船看去雖小，清潔異常，兩少年對坐中艙，正下圍棋，棋桌旁邊，放着酒菜，各自拈棋子，不時舉杯對飲，揀些酒菜，連酒遞與幼童，令同食飲，

偶然也回顧說笑，問答幾句，神態親密，好似幼童尊長，却又不拘形迹，幼童獨立船後，一面對答，一面飲食，詞色甚恭，那糜洪大的急流，船又順流而下，本應極快，不知怎的，船行甚慢，月夜泛舟，對枰暢飲，看去頗有豪情高致，兩少年談吐說笑，均極隨便，帶着幾分滑稽，外人決看不出這長幼三人，是什麼路道，隔了一會，內中一個身材矮小的笑道，日前途中所遇，那一雙夫婦，真個我輩中人，可借匆匆一見，被賊禿一打岔，便自分手，似此人中龍鳳，塵海茫茫，不知可能再遇麼，身高的少年答道，白兄，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聽年前一真大師之言，好似良緣天定，日內就要應驗，你想再見的，恐不止這一雙夫婦罷，姓白的答道，朱老弟說話，老是討厭，我已看出這兄妹三人，均是異人奇士，他們行踪飄忽，令人莫測，你雖一句戲言，事出無心，如被暗中走來聽去，豈不叫人輕視，姓朱的笑道，聽你口氣，足見我說得不差，否則，那有如此矛盾，你方才之言彷彿前日一別從此天涯，後會難期，怎又怕人家暗中走來聽去，自來英雄難過美人關，休看你平日說得那凶，一旦夙緣遇合，便願作鴛鴦不羨仙了，憑良心說，你見了那樣天人，一毫凡心也未動麼，姓白的還未及答，幼童接口道，朱師叔，我師父祇是愛才，決無他意，姓朱的把俊眼一瞪笑道，岳雲，你知道什麼，以為你這句話，可討你師父的好，可知適得其反麼，一旦良緣成就，想起你今日之言，不好意思，他

再疼你才怪，岳雯笑道，不問如何，我師父也不會怪我，姓白的笑道，徒兒你不知道，你朱師叔，專門討厭，自來上樑不正下梁歪，由他說去不要理睬，他自覺無趣，便無話說了，姓朱的笑道，白矮兄不要假撇清，我如不是內子命薄，未嫁而死，眷言情好，愴平生，由此看破世情，有了山林之志，如在未遇內子以前，遇見這等美若天人，文武全才的，絕代佳人，也未必便會放過，話未說完，忽聽遠處馬嘶之聲，岳雯忙喊，師父快聽，這馬嘶之聲，不似尋常，也許前日所遇凌俠女，是他尋來呢，姓白的笑道，你到想得好，那有此事，姓朱的笑道，可見我說得不差，連你徒弟，俱都代你留心，你還賴呢，話未說完，忽又聽岳雯急喊，師父，樹後有人，姓朱的而正對岸，船又無蓬，接口笑答，小猴兒，祇管掌舵，不用你管，說時遲，那時快，船本順流而下，這時，正走到一叢大樹前面，傍岸而行，就在這三人問答之間，忽聽颼颼颼，接連好幾響，由一株大樹後，飛出好幾點寒星，同時，姓朱的手正拿着幾枚棋子，隨手一揚，便回敬過去，祇聽錚錚錚，又好幾聲過處，火星飛濺中，敵人暗器全被打落，姓白的方說，小朱真愛糟場東西，你把我徒兒這付棋子打殘，却要賠呢，隨聽岸上，有兩三人，同聲大喝，白谷逸，朱梅，兩個鼠輩，少發狂言，這三鏢一箭，乃是我弟兄三人的信號，並非真要傷人，有本領的，上岸納命，莫非還要請我們上船不成，說時，那馬蹄飛馳之聲，已由遠

而近，順着右岸田壠坡陀之間，急駛而來，原來舟中少年，乃嵩洛間，兩個有名大俠，矮的一個，名叫白谷逸，高的一個，名叫朱梅，本是總角至交，近數年來，因朱梅聘妻，未嫁而亡，雙方情愛甚厚，由此看破世情，意欲尋師學道，白谷逸與之志同道合，同隱嵩山絕頂，少室峯上，人稱嵩山二友，操舟小童岳雯，乃湯陰世族，幼喪父母，也是從小好武，身具神力，人又聰明靈秀，雖未成年，仗着乃兄岳裕，精明強幹，性又孝友，見兄弟雖然年幼，結客揮金，任俠仗義，不以金錢爲重，人却毫不荒唐，彬彬儒雅，所交不是高人，便是名士，料定將來，必有成就，不特從不禁止，并還多備金銀予取予求，任其隨意花用，去年岳雯聞說，嵩山二友，白朱雙俠，不特內外功，均臻絕頂，更精劍術，親往尋訪，九次才遇，費了不少心思，終以至誠堅毅，拜在白谷逸的門下，此時，嵩山二友，已近中年，剛把劍術學成，尙還無什法力，二人天性滑稽，又喜濟貧，岳雯拜師以後，決計相隨入山，歸告兄長，再三哭求，岳裕苦勸不聽，終不放心，親身往見二位異人，一談之下，大爲敬服，如非家有妻兒，二人又固執不收，幾乎弟兄二人，一同拜師，回去便取了不少金銀，專供兄弟，侍奉師長，並作濟貧之用，岳雯偶然也回家來探望兄長，那船乃是岳家定製，白朱二俠，本領既高，性又疾惡，所樹強敵甚多，岸上三人，和另外兩同黨，均是關中大盜，因有一人，爲二俠所敗，費了三

年苦功，煉成兩件兵刃暗器，約了弟兄同黨，同來報仇，惟恐難勝，又把四川青城山，金鞭崖，旁門劍仙，麻冠道人司太虛，展轉託人，請來相助，尙還未到，這日黃昏，無意中，聞得仇人，月夜泛舟，勾動怒火，忍耐不住，夜飯後，商計停當，由潁水下游，沿岸尋來，爲首弟兄三人，馮泰，馮康，馮強，號稱關中三虎，命兩盜黨，鬼書生張湘臣，神槍小韓信謝潯，共是五人，內中祇馮康，吃過朱梅苦頭，下餘均未見過嵩山二友，自恃各有看家本領，不知對頭，近來學會飛劍，又自恃麻冠道人司太虛的，記名弟子，新近學會幾樣邪法，和十三枝飛雷神槍，越發氣壯，目中無人，馮氏弟兄，雖見大援未來，敵人名望高大，不是好惹，因謝張二賊，直吹大氣，又是司太虛門人，帶有十二枝神槍，再三力主，馮康想起昔年慘敗受辱之事，勾動怒火，便同了來，一見二俠船到，馮康先把新煉暗器，三鏢夾一弩，由樹後先放冷箭，發將出去，不料仇人，聲色未動，祇用幾枚棋子，便全打落，暗器反撞回來，人還差一點被那鐵棋子所傷，不禁又驚又怒，馮強年輕氣盛，過信謝潯之言，因聞人言白朱二俠均精水性，那船又小，動手不便，正在叫陣，白谷逸剛笑罵得一聲，無知鼠賊，朱梅低聲笑說，白矮子先不要忙，爲你擋橫的人來了，隨見一匹白馬，上坐一個白衣少女，看去眼熟，月光之下，宛如一團銀光，電馳而至，晃眼鄰近，衆賊黨也是該死，明知夜深，荒郊野渡，這般時

候，怎會有此孤身少女，單騎飛馳，馬又快得出奇，對面舟中強敵，還未打發，忽又妄起色心，內中馮強，更是色中餓鬼，見那少女，單人獨騎，直朝自己這面，沿河駛來，不特沒有戒心，反因對方，身材秀挺，另具一種美豔丰神，月光之下，觀看美人，本比白日，要強得多，况又穿着那身冰紈霧縠，和所騎白馬，從人到馬，通體雪也似白，老遠看過去，便覺奪目，再一鄰近，越發容光照人，美豔如仙，雖然料定不是常人，色慾蒙心之下，仍誤以為江湖賣解女子，或是家居近處，略會武功的少女，這等現成便宜，那裏找去，因同黨五人，均是能手，對頭祇是三個，還有一個小孩，目光到處，竟捨衆人，搶上前去，方想攔住馬頭調戲，說好，帶了上路，稍為倔強，便將人擒住，綁向樹上，等到打敗仇敵，再行擄走，馮康深知對頭利害，口雖說着大話，心胆已是微怯，見兄弟捨了仇敵，冒失上前，暗罵畜生，這是什麼時候，還想玩婆娘，勝了還好，祇一挫敗，便加倍倒霉，心中有氣，剛喝得一聲三弟，說時遲，那時快，馮強與少女，人馬相隔，祇有半箭多地，人才縱起，還未落到馬前，張湘臣也是色中餓鬼，在旁看出便宜，口喝三弟，須要春色平分，跟踪縱起，二賊一先一後，一躍兩三丈，還未到地，先是馮強，突然怒吼。但祇吼出了一半，身子一歪，剛往旁倒，少女連人帶馬，已迎頭竄到，一聲嬌叱，手中馬鞭，隨手一揮，吧的一聲，連肩帶背，打個正着，馮強本往右

倒。河在左邊，相隔還有一丈多寬的沙灘，吃少女這一鞭，竟將人兜住，沒有倒下，再就勢一抖，馮強便似斷線風箏，在地上連搖晃了兩下，忽然隨鞭而起，吃少女鞭梢，連身帶起，朝左面甩跌出去，撲通一聲，前半身落向水中，祇剩一脚，掛在河灘矮樹根上，未被急流衝去，張湘臣身在空中，瞥見馮強落地以前，先由小船後舵旁，飛來一點寒星，正打中在右邊臉上，同時，少女馬也趕到，相隔還有兩三丈，左手一揚，並未看清，是何暗器，恰值馮強受傷，張口怒吼，想似被女暗器，由口中打進，人便歪倒，自知不妙，心中一驚，忙用手中獨門兵刃鐵團扇，護住面門，同時身往側閃，以免身在空中，無法收勢，被敵人打中五官要害，就這身形微偏之際，馮強已被長鞭兜起，打落水

中，少女馬頭，已由身旁對面錯過，心還自負，平日練就極好輕功，身已凌空，竟能施展這風颺落花，偏燕穿簾的解數，避開正面來勢，還可卸去敵人直勁，就勢施展獨門三十六手鐵團扇，反打傷敵，因是天性好色，百忙中，已看出馮強前半身落水，任憑急浪衝刷，不見動轉，也未出聲，分明已遭慘死，仍不捨先前妄念，將人打死，身往下落，反手一鐵扇，待向馬股打去，準備打斷馬腿，生擒少女，快了淫慾，再打報仇主意，誰知死星照命，脚才沾地，手中鐵扇，剛一用力，吧的一聲，被少女回手一長鞭，橫掃過來，由後背掃向前胸，打個正着，覺着前胸肋骨，被打斷了好幾根，當時奇痛攻心，眼

前一黑，一聲急叫，待用鐵扇招架，少女馬鞭，也不知何物所製，約有七尺，不算甚長，不知怎的，打在人身，竟比鋼鐵還堅，這還不說，最利害是能剛能柔，好似具有靈性，祇一打中，身子便被搭緊纏牢，一任奮力掙扎，休想掙脫，張賊本就痛得澈骨鑽心，神志昏迷，驚悸忘魂中，再用手中鐵團扇一擋，沒有擋開，剛暗道一聲不好，也和馮強一樣，被少女揚鞭一抖，將人兜起，這一次甩得更高，也更顯出少女的驚人神力，竟由右側，相隔河岸兩丈多的沙地上，把人兜起，由人馬頭上越過，甩向河中，事也真巧，馮強原是先被岳雯一粒鐵蓮子，打中右脚，負痛怒吼，把嘴一張，正趕少女，飛馬而來，揚手一梅花針，打中咽喉要害，當時慘死，所以祇吼了半聲，這時，左腳掛在河邊矮樹樁上，水流太急，本快衝走，張湘臣恰好甩在上面，叭哎一聲，矮樹立被壓折，張賊重創之餘，本就難保活命，那再禁得起一甩一壓，傷痛昏迷中，不見閃避，雙目又被樹枝扎下，痛急怒吼，還想掙起，再一用力，於是連人帶斷樹，一同墜入河中，二賊一個已死，一個重傷殘廢，本就難於求活，再吃幾個浪頭一打，立隨急流沖去，這原是瞬息間事，共總不過兩句話的功夫，二賊相繼慘死，馮康先祇覺着兄弟冒失，強敵當前，如何還起色心，無故惹事，後見張賊，也跟了去，又見少女，月光之下，美如天人，也自有些心動，覺着現成便宜，人果真美，難怪動心，念頭一轉，喊了一聲，便未

上前，另一面，舟中強敵，也自起立發話，以爲一個少女，怎禁得住兩個能手夾攻，但盼少時全勝，今夜便可快活，就這微一疏神之際，二賊已相繼慘死，馮氏弟兄，做夢也未想到，二賊死得這快，少女竟有這高本領，急怒交加之下，正待上前，和少女拚命，笑忽聽哈哈一笑，一條矮小人影，已隨笑聲飛墮，落向面前，馮康知是嵩山二友中的，笑方朔，矮俠白谷逸，（此時嵩山二老，祇白谷逸身形矮小，矮叟朱梅，是一美少年，後借友人廬舍，轉爲矮小，方有嵩山二矮之稱，）少女馬也馳到，立在道旁，按轡旁觀，微笑不語，神情頗傲，意似賊黨不堪一擊，故意留與敵人下手神氣，心雖憤怒，因嵩山二友，威名遠震，來時早就有些胆怯，上場還未出手，又折了兩個同黨，馮強因是平日過於自恃，酒色淘虛，還可說是驟出不意，中人暗算，張湘臣有名的鬼手書生，不特武功驚人，並還學會一些法術，竟會一件也未用上，便爲少女所殺，目前祇靠謝潯一人，已和朱梅交手，再要一敗，萬無生理，不由銳氣大挫，那裏還敢大意，少女手指白谷逸，正要發話，忽聽船上幼童喊道，師父，這有鼠賊，不值你老人家，親自出手，請留一個，給弟子試試新學會的鞭法如何，跟着，便見一條人影，由小船後，縱上岸來，正是掌舵幼童，同時，又聽朱梅喝道，小猴兒，祇顧跟你師父，班門弄斧，這船交給誰呢，幼童笑答，朱師叔，我船已繫好了，隨說，人早飛落當場，馮康人最刁狡，深知這

男女二敵人，無一好惹，見乃兄初會強敵，不知利害，已朝白谷逸趕去，眼看動手，起了私心，暗忖今日形勢大糟，最好祇守不攻，多挨時候，不求有功，先求無過，盼到謝潯得勝，固是極妙，否則，先自逃走，等司真人，日內趕到，報仇不遲，忙即拿話，朝乃兄暗示，令其設詞拖延，祇守不攻，相機行事，不料舟中幼童，也來爲敵，心中有氣，那知岳雯已得高明傳授，年紀雖輕，本領高強，如何可以輕視，以爲區區幼童，也敢欺人，不由怒從心起，厲聲大喝，無知小狗，也敢……，底下兩字還未出口，吧吧兩聲，面前人影一晃，已挨了兩個大嘴巴，忙想招架，已自無及，當時順口流血，滿嘴牙齒，差不多全被打鬆，疼得兩太陽，直冒金星，眼裏都快流出淚來，連忙縱向一旁，定睛一看，正是白谷逸，原來白谷逸，早聽朱梅說過，關西三虎，馮康最強，敗軍之將，竟敢來此尋仇，料定必有殺手，再聽出黑話暗示口氣，有心取巧，本就憤恨，又恐愛徒吃虧，見馮泰指手畫腳，說之不已，懶得再聽，想把岳雯替下，身形微閃，便縱向馮康身前，一正一反，兩個大嘴巴，身法手法，快得出奇，馮康也是綠林中能手，雙手並還持有兵刃暗器，竟被打了個滿臉雙花，昏頭轉向，奇痛非常，再看敵人，打定之後，仍和沒事人一般，笑嘻嘻說道，你不要忙，把狗嘴裏殘牙，吐了再說，免得嚙將下去，梗痛咽喉，不好放屁，話未說完，岳雯在旁笑道，師父常說，弟子不會劍術，本領太差，

非遇見這類乏貨，才許試手，好容易來了幾個毛賊，上來先被凌姑姑，打死兩個，朱師叔又把那一個敵住，祇剩兩個，留一個給弟子試試手，也不肯麼，白谷逸方罵小猴兒，那旁不是還有一個麼，上來你就用鐵蓮子，打死一賊，剩這兩個，還和我搶，說時，馮秦原是勢成騎虎，再聽兄弟用黑話，暗中警告，更是情虛，再一回顧，船上敵人，已將飛劍放起，將謝潯新發的一道黃光敵住，兄弟又受了傷，越發害怕，本在驚疑，無如敵人，太已強傲，上來笑嘻嘻，望住自己，毫不理睬，不等話完，祇一閃身，便把自己丟下不理，僅憑一雙空手，將馮氏三虎中，最凶的一個，打得順嘴流血，自己竟被乾在那裏，馬上少女，頓辮旁觀，見敵人言動神情，無不滑稽，笑得花枝亂顫，越想越覺難堪，再聽師徒二人，這等問答，不由氣往上撞，暗忖是福不是禍，關中三虎，多年盛名，已然死了一個，尸骨無存，便回去，也沒臉見人，莫非一個小孩，也打不過，謝潯如敗，全都難於活命，不如殺他一個夠本再說，正要上前，岳雯已答得一聲，弟子違命，莫叫凌姑姑，笑我無用，殺個毛賊，也要師父幫忙，說罷，不等馮秦發動，先就縱將過來，三虎雖都凶橫淫惡，內中大虎馮秦，比較粗豪，並還少顧臉面，一見岳雯，空手趕來，雖恨不能一刀劈死，先行解恨，終覺對方，年紀太輕，又是空手，厲聲怒喝，小畜生不拿傢伙，難道想和大太爺動拳脚麼，岳雯從容笑道，無知瞎眼狗賊，既然對敵，

強存弱亡，莫非遇見山中豺狼，還教他先拔了牙，再等斫頭不成，管什拳腳刀槍，如有本領，祇管施爲，小爺兵刃暗器，全身都是，隨時可用，說這廢話做什，馮泰也是該死，因見岳雯，穿着一身熟羅衫褲，腰間懸着一個錦囊，大才兩三寸，微有幾處凸起，並不像有什暗器在內，雙手空着，右手袖口，雖然微挽，因是單衣，月光之下，也看不出藏有兵刃，聞言雖然大怒，仍自遲疑，二次怒罵，小狗少發狂言，既有兵刃暗器，何不先行取出，雖是你自己找死，免人說我，以大凌小，否則，用手也行，話未說完，岳雯冷笑道，狗強盜，我師父規矩，對敵時，照例讓人一步，要我先取兵器，這是你說的，做了怨鬼，不能怪我，隨喊師父，這狗強盜作死，要徒兒先動手呢，自谷逸回頭喝道，想打就打，誰來管你，馮泰早就怒火上攻，聞言，剛把手中厚背雁翎刀一擺，還想喝罵幾句，再行斫下，猛聽瑜的一聲，敵人手揚處，兩點寒星，已由袖口飛出，迎面射來，倉促之中，還未及看清，是何兵刃，因其寒光耀目，來勢特快，覺出利害，百忙中，祇覺敵人兵器，二龍吐鬚也似，彷彿甚細，意欲閃身一刀，憑着刀沈力猛，將其斬斷，或是磕飛，不料刀架上去，錚錚兩聲，竟被裹住，這才看出敵人的奇怪兵器，前段形如兩根，三尺來長，細才如指，上有密鱗倒刺的怪蛇，蛇頭亮若銀電，寒光射目，後梢藏在袖口以內，先前竟未看出，長蛇出洞，來勢絕快，並且逢硬即轉，手中鋼刀，竟

被纏緊，雖覺利害，不是尋常，仍妄以爲對方是個幼童，決敵不住自己的猛力，又因敵人兵刃，後段深藏袖內，心料必是純鋼精製，中有機簧，綁在手腕之上，一發卽出，祇不知先前隔着一層單衣，怎看不出，一見纏緊，自恃力大，忙往回奪，想把敵人手腕，就勢扯斷，誰知上了大當，他這裏剛一用勁，敵人先似力氣太弱，隨同往前，帶走了好幾步，馮泰還自暗喜，忙用刀一絞，就勢朝前扎去，誰知用力雖大，那兩條蛇形短鞭，仍纏刀上，並未絞動，對方神力，竟在自己之上，心方一驚，眼前寒光亂閃，乘着

他二次情急奪刀之勢，那雙頭蛇形短鞭，忽然自行解開，一上一下，迎面點到，來勢比前更快，又是驟出不意，如若用刀前斫，敵人就殺死，自己也是不保，落個兩敗俱傷，當時手忙腳亂，忙卽往後縱退時，敵人左手一揚，又是三點寒光，連珠打到，連忙橫刀去擋，緩得一緩，撲哧兩聲，一條人影，已撲到面前，胸前先被蛇頭上，兩點寒星，透胸而入，那三粒連珠鐵蓮子，打得更巧，一粒把右手掌骨打斷，負痛丟刃，另兩粒一中左眼，一中山根，都是同時打進，頭上兩粒，並還深嵌入腦，便是鐵人，也難活命，當時慘死，馮康先聽仇敵，那等說法，用舌一舐，果然滿口腥鹹，牙齒斷了兩枚，連忙吐出，又見男女二仇敵，一個神態滑稽，盡情嘲罵，一個好似笑得肚痛，手指幼童誇好，匆促間，也未看出別的，敵人動作如飛，一別三年，本領更高，除却全勝，萬無逃生之

望，那旁朱謝二人，各放飛劍對敵，謝潯已有相形見絀之勢，大出意料，失望之餘，也自橫心，憤急罵道，矮鬼無須猖狂，是好的，三日之後，嵩山少室絕頂，分個高下存亡如何，白谷逸哈哈笑道，放屁，你們伎倆，我已見過，上次便爲這類話，放你逃生，一去三年，不知害了多少人，和良家婦女，今天不過約了一個，略會邪法劍術的，無知妖孽，便敢耀武揚威，真有靠山，自會代你報仇，你是過了這個村，沒有那個店，想要借此逃走，簡直做夢，再說，你們關西三虎，無惡不作，二虎已死，剩你一隻少牙沒毛的殘廢回去，我替你也不好意思，還是定一定神，由我那位朱老弟，先把你約來的幫手除去，再打發你往閻老五那裏報到，省得死不甘心，你說多好，隨喊，朱老弟，這類旁門餘孽，老逗他玩做什，趁着良月未墮，夜景清麗，還可完那半局殘棋，並請凌俠女，泛舟夜遊，探詢凌兄梁孟仙踪，不是好麼，話來說完，馮康便是泥人，也有土性，越想越難過，心中恨毒，暗忖仇人，竟會飛劍，實出意外，今夜不勝必死，這矮賊雖然利害，未見飛劍出手，也許還未學會，我用三年苦功，所煉暗器，也還未用，與其等死，何如試他一試，率性連那賤婢，一齊暗算，報仇再說。心正尋思，微聞少女說道，狗賊無恥，以爲司太虛這賊道，日內便可趕來相助，不知日前，途遇韓仙子，幾乎把命送掉，還去了兩件法寶，才得免死，此賊靠得住，想借此一溜了事，白兄的話，一點不差，難

得今夜三賊都來，正好一網打盡，免得又去害人，馮康祇當少女自言自語，也未聽真，一心拚命，瞥見大虎，已爲岳雯所殺，越發怒火上攻，馮康所煉暗器，除却三鏢夾一箭外，另有一種，獨門祕製的暗器，名爲五毒蜈蚣鉤，不用時，附在身上，看去宛如寸許來長，鋼片所製，蜈蚣形的鱗片，用時，祇消暗中一按機簧，再將雙臂一振，立似一窩蜂，由所着密扣緊身之上，紛飛而出，朝敵人飛撲過去，這類暗器，形如鱗片，看去不大，爲數甚多，前胸一排，偽裝的密扣，和後心五十九朵桃花，更是利害，一經施爲，齊朝敵人猛撲，方圓五丈均在籠罩之下，無論大小，均具奇毒，到了人身，蜈蚣脚上倒鬚鉤刺，立時由分而合，抓緊人的皮肉，祇一見血，多好武功的人，也活不滿三個時辰，頭臉五官，如被打中，固是必死，便是內外功極好的人，吃那前後心五十九朵，形似桃花，和那數十根紐絆打中，上面鋼針毒鉤，立時舒展開來，有的細如牛毛，有的形如刀片，隨着機簧，自行轉動，多好氣功，也被破去，又是一蓬接一蓬，爲數不下千百，方圓好幾丈，全在死圈之內，對敵之際，猛然發難，端的防不勝防，利害無比，如非嵩山二友，威名太大，馮康又是驚弓之鳥，一開頭，先挫了銳氣，跟着同黨，相繼傷亡，心胆已寒，如對旁人，有此利器，早就發難了，這時，因是死中求活，把平日卑怯顧忌，欺軟怕硬，專一取巧的心理，一掃而光，不特打算冷不防，將白谷逸殺死，並還妄

想連那姓凌的少女，也一起暗算，主意打定，故意喝道，矮鬼，休要發狂，我手中兵刃暗器，還未用過呢，也該叫你知道二太爺的利害，說罷，剛把手中純鋼蛾眉刺一揚，猛想起這兩個敵人，均極利害，即便被暗器打中，當時不死，祇被追上，仍難活命，先前也曾想到，如何遺忘，無奈話已出口，祇得硬着頭皮，縱身上前，假作動手，右手鋼刺，朝上一晃，就勢去掉，左手所持弩筒，把胸前機簧拉開，緊跟着，雙臂前胸，一齊振動，再朝身後一拉，前面數十條，形似蜈蚣，中藏毒鈎的暗器，立似暴雨一般，朝敵人飛撲過去，同時，身後五十九朵桃花，也朝少女，連人帶馬，迎頭飛射，這時少女，和白谷逸，相隔不過兩丈遠近，馮康早已看準地勢，借着發話，閃向二人中間，冷不防，突然發難，月光之下，祇見大蓬寒光，正朝二人，當頭罩下，猛聽一聲怪笑，那兩蓬寒光，已離男女二人頭臉，不過二尺光景，突有一股疾風，由少女身旁古樹後飛出，祇聽呼的一聲，忽然反撲回來，馮康因恐白谷逸，內外功均臻絕頂，即使打中，被他一爪抓上，也難活命，更恐敵人，和方才一樣，突然發難，不敢靠近，一見數十百條暗器，已朝敵人，當頭罩下，對方似未覺查，心中暗喜，惟恐還攻，忙往回縱，忽聽腦後風生，回頭一看，二三百片寒光花影，不知怎的，忽又反撲過來，已快臨頭，不禁嚇得忘魂皆冒，知道所煉蜈蚣鈎，和五毒桃花刺，中上一下，便難活命，先前恨毒敵人，惟

恐一發不中，差不多全數發了出去，眼看成功，不料害人不成，反害自身，這暗器奇毒無比，中上之後又痛又癢，又酸又脹，宛如百蟲鑽心，在骨髓裏，亂抓亂咬，直到痛死爲止，當時心胆皆寒，忙把身子撲地，就地一滾，想要躲過，誰知所有暗器，竟似有了知覺，隨同下落，從頭到腳，一齊佈滿，晃眼便覺痛苦難禁，忍不住，悲聲慘號起來，另一旁，朱梅手指一道白光，也將謝溥所發黃光斬斷，謝溥見勢不佳，揚手又是一片灰白色的遁光，待要騰空而起，忽聽另一少年喝道，這廝決逃不脫，雪妹放心，同時，便有一股罡氣，迎面撲來，遁光立被擋退，不禁大驚，抬頭一看，面前飛來一個美少年，和一美婦，暗道不好，未及抵禦，一道白光，又由下面電射而上，謝溥剛喊，諸位饒命，我有話說，那白光已自飛近，謝溥驚懼忘魂中，把頭一低，劍光齊口一繞，由口起，先把大半個人頭斬斷，緊跟着，環身一繞，連頭腰斬成了三段，落向河中，白谷逸收回飛劍，笑道，這廝賣弄口舌，喜說大話，死前還把舌頭割去，豈非報應，少婦回顧馮康身上，滿附蜈蚣形鱗片，疼得滿地打滾，聲如豬嗥，笑道，此賊雖然惡貫滿盈，且給他一個痛快，省得聽這豬嗥討厭，隨手指一，一線金光飛將過去，朝頭上閃了一下，便自了賬，少年男女，便同飛降，姓凌的少女，也自下馬走來，岳雲忙上前去，分別拜見，這先後來這三人，均是劍俠一流，兩少年夫婦，一名凌渾，一名玉龍女崔五姑，騎

馬少女，乃凌渾之妹凌雪鴻，日前曾與白朱二俠，在嵩山少室峯下，無心相遇，談得甚爲投機，不料有一妖僧，與凌渾夫婦爲仇，命徒來請，凌氏夫婦，因往赴約，雪鴻事前又往左近山中，去尋前生師長，一同別去，未得暢談，當夜原奉師命，來尋白朱二人，凌氏夫婦，因與二人投緣，也想結交，本意去往嵩山相見，無心經過，發現與人爭鬪，看出敵人，是江洋大盜，祇有一人，手發飛劍，與朱梅對敵，雪鴻正在旁觀，便同飛降，隱往雪鴻身旁大樹之後，凌渾夫婦，早聽師父巨山真人說過，本派道法，並非玄門正宗，但與別的左道邪教不同，真人初意，本想自作開山祖師，創立教宗，一則，夙孽未盡，尙須另轉一劫，二則，門人祇有凌氏夫婦，人數太少，所積外功，也未圓滿，好些難題，凌渾便告奮勇，力言弟子願以虔心毅力，代師父完成善功，真人笑說，徒兒果能如此，我轉世以前，必將本門心法，傳授與你，並將所得道書，天府祕笈，交你夫婦，同往雪山，閉關修煉，等到煉成出世，先去隱迹風塵，行道濟世，仗我所傳，和所煉法寶，足夠應用，候得機緣到來，立可開創教宗，事情也許還早，但可免步我的後塵，以致徒勞，雖然本門不禁婚嫁，將來天仙無望，散仙歲月，也頗逍遙，我生平祇收你夫妻二人爲徒，門人無多，由此你便成了開山祖師，我也得以勉修上乘仙業，但此三甲子內，祇你夫妻，二人同修，無人相助，你性情又極孤傲，落落寡合，容易樹敵，

稍爲疏忽，便要延誤仙業，却是大意不得呢，凌渾因自己，本是湘潭世家，弟兄妹三人，長兄早死，幼妹雪鴻，聰明美秀，十二三歲，便有小俠女之稱，幾次代求師父，收到門下，均未答應，趁着高興頂上，又代請求，真人笑道，非我不允，此女福緣根骨，尚在我師徒之上，這等美質，求之不得，焉有不允之理，無如他本佛門中人，祇爲夙世情緣未盡，佛家雖重夙世福慧，但與道家不同，累世元真，固是極好，便本生已經婚緣，祇參得上乘真諦，當時仍可成道，他那丈夫，和他已是七世愛侶，早在他前轉世，又是爲他而死，佛家最重因果，必須完成這段姻緣，他那前師，乃是一位前輩神尼，佛法甚高，不久便要遇合，如拜在我的門下，反到誤他道業，凌渾聞言，祇得罷了，果然第二年，雪鴻騎馬出遊被前世恩師，川邊倚天崖龍象庵神尼芬陀，渡到門下，初意師父憐愛，可以披剃，不料芬陀大師，對他雖極鍾愛，但不令更換僧裝，和師妹花無邪一樣，祇算是個記名弟子，後經再三苦求，大師方以佛法，回復前生靈智，告以前因，並說，你不特情緣今生難斷，並還有許多殺業未了，將來均須應過，無法避免，爲此我祇傳你防身禦敵之法，和你前生所留飛劍，以備在外行道之用，你那丈夫，和你累世情侶，並還均是佛道兩門弟子，無如夙孽太重，每次都爲一事延誤，不曾如願，當他末次，爲你遭劫兵解，未死以前，抱頭痛哭，說以前諸生，都因生得英俊美豔，一個美男，一個美

女，由第一世起，便一見傾心，情緣糾結，不能分解，結果兩誤，受盡離合悲歡，艱難危害，好容易今生你我同在散仙門下，師恩深厚，許我二人，將所奉使命辦完，結爲夫婦，有了指望，心方狂喜，不料中途忽生波折，爲妖人所暗算，你雖堅執同殉，一則，恩師使命未完，須你繼續守護，以免功虧一簣，我更不捨你隨我同死，我已受夠，轉世之後，因你不喜矮子，我必變爲又醜又矮的形貌，使你一見，心生厭惡，等到重返師門，悟澈前因，此時雙方已均成道，決不致再有夫妻之念，由此結爲同道至交，彼此成就，豈不是好，你和他本就情愛深厚，一聞此言，悲痛萬分，接口哭說，我蒙你癡愛七世，都爲我向道心堅，自私念重，不是百計推盪規避，便是波折橫生，中間你爲助我脫難，不知受了多少危害，直到今生，我方爲你深情熱愛所感，決計相從，不似以前那樣祇管情深愛重，一談婚嫁，我便顧慮，今見你七世身受，如此慘痛，無非由我而起，早知今日，還不如早稱你的心願，免你死有遺恨，實對你說，我除胆小顧慮而外，早已心許，不久我向師復命，定必自殺，到下一世，無論你變得多麼醜怪，也必報你恩情，使你如願，即便多受辛苦艱難，延誤功行，多轉一劫，也非所計，不過，我再前世恩師，今生苦訪數十年；始終不曾尋到，萬一再世相遇，重返師門，此約雖是必踐，但祇嫁你半甲子，和你共渡完了人世夫妻最羊滿的年分，我必削髮出家，到時，却伏攔我，他雖堅

拒，但是深情流露越甚，直到斷氣，尙抱緊你不放，因中邪毒太重，本來這段情緣，便難解脫，如非夙根深厚，早已墮入迷途，卽此已是萬分難得，何況心許在先，有此夙約，更非踐過不可，如其與之相見，重圓舊夢，但是今生決難成道，必須再轉一劫，除非你肯負心背盟，當時雖可免去好些艱險危難，成道也快，但是此人，爲了前幾生，對你癡愛太切，未能如願，今生爲想斷念，又把形貌，變得十分矮醜，性情更是偏激古怪，你如嫁他，不特變化他的氣質，並可助他，抵禦強敵，把許多凶險危難渡過，轉禍爲福，你意如何，雪鴻這次轉世，前生之事，已全遺忘，祇平日無事之時，老覺心中，有一最親最厚的人，不知人在何處，偏生想他不起，追憶童時伴侶，又無此人，本就奇怪，及經佛法指點，悟澈前因，想起這歷劫七生的愛侶，和幾次生離死別的情況，本就悲從中來，大師便不這等說法，也恨不能，當時把人尋到，抱頭痛哭一場，略解前世悲思之苦，又知佛法，最重因果，背盟不特負心，萬一爲了一念自私，雖得免去一次兵解，但他偏激過甚，樹敵又多，難免由此墮入歧途，或爲仇敵所害，不論相隔多少年，仍須了這一場公案，縱能避免再嫁，對方一日不成道，任是多高功行，也不能算完結，再如罪惡太多，渡化更費心力，縱一想，休說背盟負心，就這樣盤算利害，也是對他不起，忙向大師跪下，哭告道，弟子現時醒悟，想起前情，悲痛萬分，便拚百死，也無負

心違約之理，祇是罪孽深重，道淺力薄，前途艱危，所望恩師，大發慈悲，多傳授一點防身法術，靜候轉劫之後，再返師門，隨參上乘佛法，以求正果，話未說完，便忍不住，伏在大師懷中，痛哭起來；大師對於雪鴻，本最鍾愛，手撫他的秀髮，微笑道，徒兒心地，果然光明純厚，你不負人，人也決不負你，此後你二人，結爲夫婦，你雖多轉一劫，彼此均有大益，不過，他已仙緣遇合，正習飛劍，還未到相見時期，可自用工，到時，自會命你前往，雪鴻一知丈夫轉世，恨不得當時便尋了去，無如大師，佛法高深，神儀內瑩，寶相外宣，自具一種莊嚴氣象，祇管萬分敬愛親熱，有如愛女之對慈母，不知怎的，不敢分毫瑣瀆，見話已完，不敢再問，祇得退了出來，照舊用功，經此一來，道心便亂了一些，暗忖，事已定局，反正二三十年，塵世夫妻，終於兵解，不能避免，不知他光景如何，如和我前些日一樣，不記前生之事，還好一些，如其夙因未昧，以他那等癡情熱愛，多年未見，定必百計尋訪，這相思之苦，如何禁受，偏又不敢冒瀆大師尊嚴，每一想起，心便難受，幾次想要覷便請問，均爲大師莊嚴氣概所懾，沒敢開口，大師也從未再提，這日，做完功課，獨立對面雙杉坪上，正在練劍爲戲，忽見兩道遁光，在前飛馳，另外兩道青炁如長虹經天，在後追逐，先未打算多事，因內中一道遁光，本是並肩同飛，忽然折轉，朝自己這面飛來，同時，後追兩道青炁，也自臨近，同

朝當頭一道追去，中途離開同伴飛來的一道，已目下降，正指飛劍，上前攔阻，喝問何意，來人遁光，一閃忽隱，面前却現出一個美貌道姑，未等開口，便先恭身說道，姊姊助我，事完再說詳情如何，雪鴻見道姑所駕遁光，看不出是何來路，年約二十來歲，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道裝，玉貌花容，皓齒嫣然，明豔絕倫，神情又極和善，由不得一見心喜，當時減了敵意，還禮笑問，道友，你那敵人，祇追你同伴，並未追你，這裏雙杉坪，對面倚天崖龍象庵，乃家師清修之所，一向無人敢於在此生事，有話明言，祇不叫我違背師規，均可勉效微力，說時，因見道姑，仍是滿臉憂疑之容，不禁生憐，正恐所答的話，使其失望，道姑已慨然答道，來前三日，我蒙一前輩神尼點化，已知道友爲人來歷，別的無暇細談，我也決不累你，令師已往嵩山訪友，離庵他去，別的無所奉求，祇請容我在寶庵中，待上半日，便可免去仇敵糾纏，不知可否，雪鴻屢生修爲，前生法力靈智，已多半回復，自信師父，多年威名，決無一人，敢來侵犯，況是登門騷擾，越看道姑越投緣，笑答，你我雖是初見，看你爲人，決不致於累我，祇是家師，並未遠出，尚須稟告，我也必爲先容，道友便有難題，祇不爲惡犯規，定當效勞如何，道姑大喜謝諾，同往庵中飛去，雪鴻見他行時，不住留神，朝左右身後回顧，面有忿急之容，正想見過師父，如允所請，再行盤問來歷姓名，人也飛入庵內，剛到殿前，花無邪正由內走

出，見面笑問，師父已往嵩山，訪看優曇大師，你在對面坪上煉劍，可曾見師父飛過，這位何人，三人原是邊說邊走，雪鴻一聽，果如道姑所言，師父已離庵他去，心方奇怪，人已走進殿門，猛瞥見金光一閃，忽聽咕的一聲怪叫，兩條藍影，正由道姑身後飛起，破空逃去，同時，一片金光祥霞，也由大殿內，師父平日打坐的蒲團上，突然湧現，中現一隻畝許大的金手，帶着霹靂風火之聲，朝那兩條藍影追去，雙方勢子，都比電還快，轉眼相繼投入高空凍雲層中，一閃不見，雪鴻見是師父大旃檀佛法中的，大金剛須彌神掌，照此情勢，道姑必非惡人，越發生出好感，先前疑慮，一時全消，延往禪堂一談，才知道裝少女姓韓，父親大溟真人韓霄，乃東海落星礁旁門散仙中老前輩，所生子女甚多，全家老少二十餘人，均擅邪法，少女出生不久，乃母便遭兵解，因是末生幼女，生得十分美艷靈秀，根骨又是極佳，韓霄對他，最爲鍾愛，暗付左道旁門，多無善果，祇爲僻居東極邊界，以前仗着島上風景靈秀，到處長滿瑤草琪花，靈藥珍果，散仙歲月，逍遙自在，子女婚嫁，均是互相愛好的，同道中人，平日管束又嚴，除同門師兄弟，大荒山，無終嶺，枯竹老人，和南星原，師姊盧嫗而外，休說遠適中土，便這以上兩處，雖然同在東極遼海，但是中隔十萬里流沙落瀑，程途太遠，而這兩位師兄弟，法力甚高，皮氣十分古怪，加以同門先進，門下無什弟子，常說，本門法力，雖兼諸家之

長，終是旁門外道，像我二人這等獨自勤修，連門人都不收一個，每隔數十年，並還神遊中土，化身濟世，到了最末一次天劫，是否能夠避免，尙不可知，你夫妻生有那多子女，門徒又衆，一任教規多嚴，也不免於生事，依我二人看法，休說道家千三百年一次末劫，你躲不過，祇恐四九天劫，也難避免，隨着因緣時會而來的災害，更是難防，你如不聽良言，將子女門人法寶收回，仍就傳以本門心法，早晚遭劫，還有滅門之禍，語多難堪，而且每見面，必要教訓一頓，實在氣憤，逐漸斷了來往，滿擬照此下去，決可無事，即便天劫將臨，憑自己的法力，和島上陣法抵禦，也能免難，起初不會在意，及至愛妻偶因鈞釐探藥，妄恃法力，強奪正教門人新採得的芝實，因而成仇，互相報復，遭了兵解之後，自己又接師兄警告，說四九天劫將臨，令其準備，以免形神皆滅，方始心驚，因未注明時日，連費好些心思，祇算出年數甚近，別的俱算不出，連向師兄弟，通誠求告，均無回應，不敢怠慢，每日修煉，無暇管束，這般門人子女，本就喜與海外各島妖邪爲伍，近年更乘機勾結，去往中土爲惡，屢戒不聽，陽奉陰違，先還按規重責，無如天生惡根，習與性成，雖爲此事，清理過一次門戶，但是子女多是親生，殺既不忍，逐出之後，恐更變本加厲，爲惡更多，弄巧還把強敵，引上門來，料知枯竹老人說他，運數將終之言已驗，事已無可救藥，自己或可提前兵解，早晚全數滅亡，既

恐愛女，玉石俱焚，與之同盡，又恐染上兄嫂惡習，墮入歧途，仔細盤算了幾日，特將女兒，送往離島七百里，小東溟山，神仙洞，拜在女散仙野雲仙子申无妄門下，加以重託，禁與兄嫂子姪來往。又過此三年，韓霄竟仗枯竹老人，預示仙機，在天劫將臨以前，將所有門人子女，假託閉關，全行遣散，又把平生所煉，三百數十件，至寶奇珍，一半分與子女，一半埋藏海中，準備先期兵解，深知愛女天性孝友，恐其趕來，遭了波及，本不想使之知道，不料韓女，甚得師長憐愛，此十餘年中，功力大進，因那散仙，不禁婚嫁，並說他情緣未斷，將來非嫁人，不能超劫成道，這時剛剛遇合，也是一位成名的散仙，姓乙名休，本是獨身，貌相十分英俊雄偉，人更豪爽誠厚，偶遊東極大荒，往訪枯竹老人未遇，歸途，偶過小東溟，與韓女相遇，不知怎的，一見傾心，二人雖然相識不久，雙方已有極深的情愛，這未來愛婿，甚是多情，爲了韓女，特由中土，移居小東溟附近，以便日常相見，這一雙情侶，偶往海邊遊玩，無意中，殺死三條，修煉數千年，不知傷害多少水族的惡蛟，救了一羣人魚，將其引往水中蛟窟一看，那特製的水牢內，囚禁着許多奇形怪狀，深海所產的魚介，內中還有一大一小，兩隻金蛛，依了乙休，這類多是水中精怪，意欲同時除去，韓女天真，見那許多深通靈性的魚介，有的向其叩頭悲嘯。聲如兒啼，有的竟吐人言，哀鳴求救，不由動了惻隱，固執不允，說這類東西，

雖然凶惡，均有靈性，況有救命之恩，我們不來，末一條毒蛟，傷重未死，已然逃回，口噴毒氣，要殺他們洩憤，到晚一步，一個也難活命，一個異類，修到這樣，頗非容易，好在帥傳禁制之法，一經施爲，如影隨形，不論相隔多遠，祇一違背我的心意，立時周身發火，自焚而死，莫如試他一下，乙休不忍拂他心意，祇得應諾，內中僅少數幾條毒蛇海怪犯禁，爲神火所殺，形神皆滅，下餘本無二志，經此一來，越發害怕，那兩隻最凶毒的金蛛，韓女喜他靈慧，意欲馴養，已用法寶收去，因多年未回，曾令所收水族，往探父兄家人動靜，去的兩個，均是修煉多年變化通靈並還能通人語的海怪，到時正值遣散衆人之際，隱身窺探，得知細底，立時歸報，韓女一聽大驚，連師父情人，也未告知，便即趕來，韓霄兵解，本由外人下手，惟恐愛女情急誤會，祇一出場相助，立敗大事，並且時機已迫，挽救更難，心正愁急，愛女忽與對頭，相繼飛到，連說話的功夫都沒有，方覺非糟不可，誰知對頭，法力高強，竟知他的心意，到了洞外，便先叫破，初意祇想誥誡一場，也不和他對敵，挨到時候，任其遭劫各自走去，韓女見父受辱，大怒出門，敵人忽然改了態度，笑說，你雖左道中人，平日無什惡跡，祇不該收這許多心性惡劣的門人，子女本賦惡根，再受這般人的引誘，連帶爲惡，無形中代你造了惡孽，你見天劫將臨，好好求我助你兵解，並非不能，你偏暗用鬼計，欺我門人，又恐我不受

激，乘我不在，把我小崑崙靈景，毀去好些，留書約我，今日來此，一決勝負，我看透你鬼計，應約而來，本意稍給你吃點苦頭，以示懲罰，挨到你劫難將臨，各自走去，使你身受慘報，也許你爲惡由於無心，生此孝女，不但至性純厚，並有別的因果，現看在你女兒分上，賜你兵解，並還不用飛劍殺你，免你元神受傷，雖有幾個時辰苦痛，決不致於誤事，並可爲你，減少罪孽，你父女也可借此訣別，你意如何，韓霄忙即喝住愛女，下拜稱謝，未及開口，對頭原是前輩散仙中一位奇人，隨說將手一指，而前金光一閃，前額上已釘着一把，長約兩寸的金刀，跟着一片明霞閃過，人便無踪，隱聞遙空中喝道，今日大大便宜了你，少時，你父女二人把話說完，或見劫難將臨，有什警兆，可朝空下拜念着我師父合沙道長的名號，伸手朝刀頭上，連彈三下，由你愛女，將刀拔去，當時兵解，此寶自會飛回，無須管他，由你女兒，料理身後便了，韓氏父女想不到因禍得福，抱頭痛哭了一場，韓霄本來鍾愛幼女，經此一來，自更憐愛，深悔不該把那一半法寶，分與其他子女，便對乃女，垂淚說道，你那兄嫂俱都非人，將來必遭慘報，日前不合舐犢情深，把我平生法寶，分賜了他們一半，給你留了幾件，已另託人轉交，下餘我均分別深藏兩處海底山腹之內，雖經行法封禁，他們早晚必要生心，設法偷盜，得去定必助長凶焰，爲惡更甚，乘我尙在，同往取來，一齊賜你，以免他們日後，生出事來，事應

慎秘，千萬不可洩漏，以免異日羣起與你爲難。

第二回 苦憶心盟寶馬如龍尋舊侶 突飛神掌佛光滿地遁元凶

韓女見老父自從前額，釘上一把金刀之後，渾身抖顫，痛苦萬分，但一拔去，從此遠隔人天，相逢無日，心中萬分悲痛，那還想要什麼法寶，再三哭訴，爹爹如能忍痛，使父女多聚片時，固好，否則，請照仙示，先行兵解，以免萬一延誤，使人提心吊胆，韓雷先還好言勸解，後見愛女不聽，竟厲聲喝罵說，所藏多是數百年來，費盡心血，收羅積存的，前古奇珍，因恐落在不孝兒女手內，拿去爲惡，全數賜你，如何違命，韓女見老父，忍痛發怒，聲音都顫，祇得勉強應諾，隨同開禁取寶，等到事完，人已不支，韓女又再三哭求，方自訣別，如言行事，金刀剛一飛起，人便尸解倒地，韓女見父親元神，含笑飛走，毫未受傷，悲喜交集之下，正在痛哭，乙休突然現身，說方才那位仙長，是我二師敍合沙道長，還有一位三師叔，乃終南三煞之師鐵鼓仙人周萌，岳父如何可去惹他，差一點沒誤了大事，當你和他動手時，我因事太難處，未敢現身，深知此老性情不會傷你，正在暗中，向他求告，他便開口，饒了岳父，將我和同來師弟，一同喚走，途中嚴命，事前不許與岳父相見，助你埋好遺體，立即回山，并賜一無字柬帖，到

時，自有應驗，又說，你兄嫂無一善良，祇與相近，必受其害，令我轉告，千萬留意，另從託我一事，關係他門人未來成敗，與你無干，我仍隱形趕回，你父女剛將藏珍取出，來到此地，岳父也自兵解，你那兄嫂，祇一得信，定必趕來，我們快些葬完岳父走罷，韓女本來，還想把當日之事，向兄嫂姪兒勸告，乙休力阻，葬完乃父，便同回山，果然，韓氏弟兄，不久回島探看，發現父親死後遺書，對下餘一半，前古奇珍，不提一字，祇說，幼女至孝，現已拜師，將來必能成就，你們道路不對，不許來往，以爲延誤他的修爲，深知乃父，最愛幼妹，全都生疑，各往仙人洞，尋韓女探詢，事有湊巧，頭兩次前往，均值韓女，奉命他出，遇見乙休，雙方言語失和，動起手來，神仙洞主女仙申无妄，乃申无咎之姊，法力行輩均高，向不容人侵擾，韓氏弟兄，第一次爲乙休所敗，受傷尙輕，第二次連主人也被驚動，大敗而歸，受創甚重，仇恨越深，韓女回島得信，好意尋往慰問，不料諸韓不由分說，羣起來攻，立逼獻出藏珍，韓女一則奉有父命，不等道成奉命下山，不許向任何人洩漏，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取用，衆寡不支，又因事前立有惡誓，不傷諸韓，不肯輕下殺手，眼看危急，乙休忽同至友，赤杖仙書院糾趕到，大敗諸韓將其救走，如非韓女力阻，傷亡必不能免，由此仇怨越結越深，諸韓知非二人之敵，到處約人相助，韓女始終不肯爲敵，因覺諸韓，太無骨肉之情，心中悲憤，

自奉師命，與乙休成婚，隨同下山行道，見人祇說姓名，真名已穩，同道中人，均稱他爲韓仙子，新近爲了丈夫，與一同門師弟結怨，意欲化解，往尋一人，途遇一前輩隱名神尼，將其喚住，指示玄機，所尋的人，也未找到，因知事無大害，也就放心，歸途忽與二兄韓於鴻相遇，此人在諸韓中，人最陰柔險詐，每次動手，均不出場，暗中主謀，每見乃妹，總是滿臉笑容，不露絲毫敵意，韓仙子知他鬼詐，無奈雙方，從來不曾破臉，加以骨肉之親，雖恨諸韓無義，仍想感悟，如非事前，神尼指點，幾乎受了暗算，明知又是陰謀，無如韓於鴻，再三苦求分辨，說衆兄嫂子姪，現爲強敵所敗，非他不救，務請前往一看，不便堅拒，祇得隨往，打算相機行事，走不多遠，便露馬脚，韓仙子自然有氣，向其責問，不科乃兄，突然變臉，冷不防，用一件法寶，將韓仙子元神禁住，正要強迫同行，忽遇鐵鼓仙人門下朱缺商祝，（事見青城十九俠第十七集）因與乙休同門，仗義出手，韓於鴻雖然大敗，仍不捨放妹子逃走，強笑說道，此寶與我心靈相連，你如破去，我兄妹二人，便同歸於盡；現在強敵，窮追不捨，如下毒手，任你施爲，韓仙子笑答，二哥不必如此，所說也是實情，此是父親昔年所煉歸藏幡，我豈不知他的利害，你那陰謀，已早得知，父親昔年，並還傳我破法，恐你妄用此寶爲惡，命我一見，卽行破去，無如你每次，均使別人動手，自作好人，從未用過，不便向你開口，方才並

非真個受制，前半是想感化，並想看看你平日滿口仁義，是真是假，故意受你挾制，後半又因迫你那兩人，與你妹夫，貌和心遠，性情古怪，法力又高，所煉五行真氣，利害無比，固然不會傷我，仍有好些難處，故此隨你同逃，既說此言，已無兄妹之情，我決不傷你，祇照父命而行便了，說罷，手挽靈訣，將旛破去，脫身以後，便照神尼所說，往雙杉坪上飛去，韓于鴻來時，便料乃妹，不是易與，除歸藏旛外，暗中還有極利害的邪法，附在韓仙子的身上，韓仙子原本知道，雖仗身有寶衣，所附陰魔，不能侵害，似此追隨不捨，早晚仍難免被其乘隙暗算，便照神尼所說，向凌雪鴻求助，同往庵中走去，一進殿門，神尼芬陀預先隱伏的，金剛須彌神手，突然飛起，向那陰魔抓去，此是佛家上乘降魔大法，多利害的妖人，也難抵敵，料被追上，連那暗中行法主持的同黨也無倖免，雪鴻聽完前事，越發投機，偶然談起乙休日前，在嵩山遇見凌渾夫婦，想起兄嫂，數年未見，師父又在那裏，再一想起，師父日前，曾向花無邪，略露口風，說丈夫轉世姓白，不久便要相遇，踪跡當在嵩洛一帶，本就打算相機探詢，不料恩師，突然離去，也未向花無邪留話，反正無事，近日靈智法力，回復多半，恩師本有隨時均可下山之言，祇爲人海茫茫，無處尋踪，打算覷便，問明丈夫下落，究在何處，準備一下山，便尋了去，主意打定，便問韓仙子何往，韓仙子答以丈夫豪俠正直，過於疾惡，樹敵甚多，新

近又將終南三煞中的魏稽，於無意之中得罪，算起來，敵人雖非同派，彼此師門，却有極深淵源，此次最好化解，以免雙方氣盛，各走極端，事情鬧大，難於收拾，已爲此事奔走十餘日，前日才蒙神尼指點，大約暫時可以無事，不料變生骨肉，中途遇見家兄，約人暗算，彼時沒想到令師，早已算出，殿中談有降魔大法，偶然想起先父遺命，將那歸藏幡破去，此幡雖是旁門左道，眼前煉有這類法寶，與他同名的，共祇三人，以先父所有，爲最利害，此外聽說正教中，也有一件法寶，取名歸藏，但是功效不同，家兄們所得先父遺珍，以此爲最，一旦破去，定必恨我入骨，况又加上同來妖黨，連人帶陰魔，均爲佛法消滅，即便逃遁得快，看那方才情勢，所煉陰魔，決保不住，於是二憾歸一，早晚之間，定必大舉來犯，尋我夫妻爲仇，外子素來粗心大意，必須歸告，來時原想在寶庵託庇半日，事完再去，不曾想家兄陰謀毒計，同來妖黨，始終隱形，不曾露面，如非身穿寶衣，幾難幸免，現在事已應驗，急於回山，改日再到寶庵，專誠拜謝，並請令師，指示前因如何，雪鴻原想結伴同行，一聽對方，急於回山，便未提起，互相訂交而別，送走韓仙子，便向花無邪說，要往嵩山，去尋師父兄嫂，無邪方才原聽師父說過，祇未明言，笑答，恩師行時，原說師姊，飛劍法力，已非尋常，聽口氣，似想命你下山歷練，既想就便往尋兄嫂，祇管起身無妨，雪鴻深知當地，任何妖邪，均不敢犯，

近學飛劍法力，足能防身，聞言謝諾，略爲囑咐了幾句，便即起身，嵩洛一帶，前生雖曾到過，並未久停，又聽師父說，丈夫轉世之後，形貌大變，已不似當年張緒，前世章鼻，雖然自己照鏡顧影，仍是昔年絕世丰神，祇更美麗，終恐對面錯過，意欲先由伊洛一帶找起，最後再往嵩山物色，探詢有無形貌矮醜男子，先到西京，找了數日，不見人影，此時江湖上，每有異人往來，民間劍俠異人，常有傳聞，雖然這夥人，十有八九，都是綠林中人，和幾個尋常豪俠之士，但因輾轉傳說，添枝加葉，互矜神奇，於是行踪詭異之人，往往得人禮敬，雪鴻雖是孤身少女，人又極美，並未受到欺侮，祇尋不到屢生情侶，後由龍門，伊闕，沿路行去，這時，嵩山二友，均拜在一位劍仙門下，學成劍術不久，常時往來伊洛，扶危濟世，所居雖在少室峯頂，並不常在山中居住，白谷逸因愛岳菱，見他年幼，不願使其獨居苦守，每次出門，都是長幼三人一路，偶然也被岳菱，請往家，住上幾日，雪鴻一直尋到嵩山，也未發現，僅在五乳峯下茅蓬內，遇一老道士，問出三人，常在一起出入，均是義俠之士，內有一人姓白，是個矮子，斷定無差，連往少室，尋了兩次，均值他出，想在壁上留書，定期相晤，又防萬一弄錯，更不知丈夫轉世之後，性情如何，想了想，還是尋到了人再說，一面託老道士帶話，問白谷逸，有一多年未見的女友，可還記得：隨卽離開，去往附近青林庵中，尋訪師父，當地先已

去過數次，庵主優曇，也是一位有道神尼，孤身清修，禪關一閉數十年，地勢幽僻，四外森林包沒，黑壓壓不見天日，庵在林中斷崖腰上，已是奇險，林中更有許多毒蛇猛獸，從來無人敢進，雪鴻去時，不特師父未來，連主人也在入定，師執前輩，不敢驚動，祇在蒲團前，跪祝幾句，便退了出來，由此往來青林庵，與少室峯頂，每日住在山洞以內，第三次前往，正想恩師向無虛言，料是途中有事，早晚必到，此次再如未來，先去尋訪兄嫂，及至到庵一看，師父仍然未到，庵主優曇大師，入定才起，見面笑說，此行多受勞苦，你師父還有四日才來，早就算出你要尋他，也許還有話說，等將你尋那人見到，再來正好，雪鴻在庵中，住了一夜，再三請求大師，指點迷途，大師均說，你此時世緣未盡，預言無用，徒亂人意，似你這樣，多生修積，夙根靈慧，休說令師，便我也極愛重，但你殺氣太重，夙孽又多，將來險難，自所不免，到時，我必以全力助你便了，雪鴻大喜拜謝，大師隨說，前途有人等你，就此去罷，雪鴻料知丈夫可以重逢，出門便往少室趕去，剛到山下，便見兄嫂，與人鬥劍，忙即上前相助，敵人兩僧一道，均是左道妖邪，見敵三人不過，同黨已有一人受傷，說了幾句狠話，便自飛走，雪鴻隨向兄嫂探詢，可曾見到一個姓白的矮子，凌渾見他，口氣神情，十分注重，答以此來便爲尋這三人，妹子單問這姓白的做什，雪鴻推說，前生良友，近始得知，特來尋

訪，崔五姑笑道，你哥哥此來，也爲尋他，因這三人，名滿中州，有雙俠之稱，平日隱迹風塵，滑稽玩世，你哥哥狠喜歡他，已然來過一次，均因對方，行踪無定，不會相遇，說罷，因聽雪鴻，自離洛陽，過了龍門，便是山行野宿，日吃山糧，以前庵居，又極清苦，堅約去往城鎮中，飽餐一頓，雪鴻因是帶髮修行，記名弟子，庵居雖極清苦，離庵飲食，却無禁忌，又見兄嫂友愛，情意慇懃，立即謝諾，祇還想同往峯上，由凌渾在壁間留字，約晤之後再走，崔五姑知道妹子，人最嫻靜，對姓白的，竟會如此關切，求見之心甚急，明知人已他去，還想再試一次，與平日行逕，迥不相同，越想越怪，強着凌渾，同往峯上，由凌渾留書，寫了兩行字在外洞壁上，再同下山，崔五姑見丈夫，兩次要用遁光飛行，也爲雪鴻推說留連山景均未肯應，沿途又在東張西望，似乎尋人神氣，越發生疑，當着丈夫，不便詢問，一直走到峯下，凌渾連催數次，說天色已晚，再不飛走，便吃不成，方同飛走，凌渾近三月來，常時往來當地，又救了幾次人，內有一人，恰是一個賣酒的，本感救命之恩，錢又給得多，把凌氏夫妻，奉若天神，就在山下不遠，雖是荒村野店，仗着主人，早有準備，養着好些肥母雞，現做也來得及，店主陳三才，望見三人，忙即暗告家人，飛步迎上，知道恩人，不喜俗禮，祇說菜備好了，今日天熱，店小人多，又當上坐之時，就請恩人，在溪旁樹下，石條案上納涼飲食，我去

搬傢伙來說時，陳妻也同了兒女，爭先拿了杯筷坐椅趕到，說已命人，殺了兩隻肥鷄，新採下毛豆，辣椒，扁豆，茄子，還有今早摘的大肥桃，與恩人下酒，（這時凌渾，尚是一個翩翩美少年，性情豪邁，舉止高華，與蜀山劍俠傳中，怪叫化醜怪滑稽，打扮神情，迥不相同。）凌渾笑道，店主東太費事了，再要這等客套，下次如何好來，你把蓬下滿坐酒客，全都丟下不管，耽誤主顧，以後生意，如何做法，陳氏夫妻，諾諾連聲，留下一人守伺，餘均走去，三人均是好量，這一頓酒，一直吃到半夜，凌渾與附近廟中和尙相識，廟旁又有一座清潔石洞，每來均往借居，五姑約了雪鴻同臥，向其探詢，與姓白的，是何淵源，如此關心，雪鴻平日和五姑，情感甚厚，便略露了一點口風，五姑聽出是他前生愛侶，劫後重逢，先頗代爲心喜，次日約定，分頭尋訪，最後少室相見，似這樣，連尋三日，並用劍遁飛行，往來伊洛一帶，向人探詢，十九聞名，有的並還見過這人，衆口交贊，譽爲飛俠，祇近日無人見到，三人自想不到白朱二人，是在岳叟家中小住，雪鴻見尋不到，師父日內就來，惟恐不能兼顧，心正懸盼，第四日一早和兄嫂分手，由附近山下起點，往少室峯頂尋去，午後剛到山下，便見兄嫂，和一少年書生，一個山民打扮的矮子，一個幼童，同立林前說笑，看去十分投緣，心中一動，走上前去，凌渾忙爲雙方引見，果是所尋之人，名叫白谷逸，凌渾與白朱二人，說得十分投

機，見面不久，便想明言來意，五姑因覺妹子天仙化人，人矮無妨，對方偏生得那麼矮小醜怪，骨瘦如柴，心中未免有些委曲，妹子未到，又不知他見面之後，心意如何，兩次示意丈夫，不令開口，雪鴻忽然趕來，多生愛侶，畢竟不是尋常，祇管形貌大變，前生風度神情，仍然未改，祇不過性情偏激，言動中滑稽了些，一經留意，便自認出，雙方情深愛重，已歷多生，雪鴻知道對方，變得這等醜怪矮小，全是爲了自己今生成道，免爲情孽所誤之故，再見自己未到以前，對方本在放言高論，眉飛色舞，談笑風生，目中無人之概，見面以後，還在說個不已，及朝自己，看了兩眼，不知怎的，忽然把頭低下，變了常態，偶然偷覷一眼，目光剛對，立即回收，面上頓現愧容，和前生覷覷神情，完全一樣，由此使矜持起來，也全仗一來，才得認出一點迹象，再經仔細觀查，前後兩生明是一人，除形貌不同外，連語聲都差不多，想起他前生，仙風道骨，玉潤朱輝，豐稟夷冲，神彩照人，休說塵世之中，無此雋流，使神仙中，也少見這等美男子，如今爲了自己，把一個具有潔癖，最嫌醜惡的神仙中人，變得這等瘦小枯乾，又醜又怪，如非有人指點，早已得知，見面時，胸有成見，格外細心考查，即令途中相遇，也必如他前生所說，便不心生厭惡，望而遠避，也決認不出來，最難受是，先還聽他因話答話，嘲笑朱梅，說朱梅入山學道，由於心痛聘妻之亡，不似他從小便志切清修，早慕冲

舉，出生以來，從未有過室家之想，固然貌醜，使人生厭，但是食色天性，念在我心，誰管得住等語，及朝自己，多看了兩眼，直似換了一人，一見情生，不能自己，料是初見，恐人誤會，引起輕視，想不看，又忍不住，自己又正以全神，向其專注，祇一抬頭，目光必對，連經幾次，雖然不敢再看，人已面紅耳赤，神態失了常度，越想前生之事越傷心，無如對方夙因已昧，此是屢生癡情，自然流露，斷定別無他念，就這樣，朱梅當着外人，不便明言，已在暗笑，五姑更是面有不快之容，暗忖當他未悟前因之際，暫時還是不說爲妙，好在人已尋到，來日方長，不必忙此一時，正笑問白兄往何處去，白谷逸見雪鴻，笑言相向，如奉綸音，立時笑答，小徒岳凌，家中祭祖，這次本未同回，方才輾轉尋來，說他兄長，爲我二人喜飲，託人由山西運來百年陳酒，並遣遊船，請我二人，乘着中弦秋月，泛舟夜飲，正要同往，便與令兄嫂相遇，暢談已好些時，賢妹也自尋來，真巧極了，如不棄嫌，後夜請往同飲，作此清遊如何，雪鴻見他，乘機飽餐秀色，暗忖幸我知你前生是誰，否則，另換一人，似此眼饞，我不殺你才怪，剛在點頭笑諾，白谷逸忽然笑問道，恕我冒昧，自見賢妹，好似那裏見過，彷彿相識已久，回憶平生，却又想他不起，雪鴻心中一酸，還未回答，忽聽耳旁，有人傳聲相喚，靜心一聽，正是師父，令其速往青林庵相見，雪鴻素來對師謹畏，接到傳聲，立向衆人

告別，說是恩師相喚，匆匆飛走。剛去不久，凌白等五人，還在對談，忽見一妖僧飛來，將凌渾請向一旁，一問來意，正是日前敗退的妖僧，約了兩個同黨，來向凌氏夫婦叫陣，約往對山，比劍鬥法，凌渾因和三人初見，不知劍術深淺，別時，祇說妖僧約鬥，匆匆飛走，白谷逸自見電鴻，心靈上便起了一種微妙之感，也說不出是何原故，祇放對方不下，人去以後，尙在出神，朱梅知他，平日向道心堅，最惡女色，見其突改常態，不由奇怪萬分，當着外人，又不便問，心中也在尋思，微一疏忽，凌氏夫婦，說完起身，已先飛走，忘了詢問地方，祇得罷了，當下回到岳家，住了一兩天，師徒三人，便同載酒泛舟，遊於潁水之上，終與仇敵相遇，爭鬥起來，凌氏夫婦，應約鬥法，因對方人多，打成平手，正在兩不相下，敵黨方面，忽然來一勁敵，同時，凌渾好友，玉洞真人岳韞，也飛來相助，將衆妖黨打敗，並還斬了兩個妖僧，跟着談起妹子的事，才知道以前因果，別了岳韞，便順潁水一路尋來，另一面，雪鴻趕到青林庵，見了兩位神尼，頗受嘉勉，芬陀大師，隨告以昔年雪鴻未入師門以前，那匹白馬，現在庵後，以後用他時少，最好爲他代覓一個主人，此馬忠義剛烈，上次離開舊主，悲憤異常，如非異人收留，爲尋主人，幾死虎狼之口，此去如其不捨舊主，暫時留用尙可，但不能久，否則，必爲此馬，惹出事來，人馬俱都不利，雪鴻出身武家，此馬原是十六歲，隨兄行獵，無

意之中發現，因是異種，生長在雪山深谷之內，費了好些心力，才得馴養，馬性靈慧，日行千里，善解人意，雪鴻十分珍愛，每次出門，照例騎上，人馬同行，後在川邊打箭爐，訪一女俠，忽遇前生師長，福至心靈，當時拜師，那馬恰被所訪女友借去，未在身旁，有時還在想念，聞言大喜，先覺馬齒已長，未必仍是當年龍駒，及往庵後一看，那馬竟生得比前還要神駿，通身油光水滑，亮若銀雪，更無一根雜毛，尤其是那一對天生龍目，紅光閃閃，遠射數尺，威猛絕倫，因未羈勒，老遠望見主人，便奮蹄揚鬣，昂首嘶嘶，如飛馳來，到了面前，朝着主人，搖頭擺尾，不住歡跳嘶鳴，親熱非常，身上鞍轡鮮明，均非常物，並還斜插着一根長鞭，上面附一字條，取下一看，原來那馬，因在女友家中，久候主人不歸，終日悲鳴，忽然掙斷馬繮，飛馳入山，途遇兩狼，仗着異種龍駒，未釘馬蹄，足有暗鈎，力大通靈，竟將兩狼踢個半死，一會，羣狼大至，眼看寡不敵衆，幸蒙女俠姜雪君，遊山路過，將其救走，馬仍悲憤不食，雪君乃蘇州洞庭山女仙嚴媼姆，傳衣鉢的弟子，用法力將其帶回山去，向乃師問明經過，賜了一丸靈藥，並對馬說，主人現已拜師，尚有好些年，才能相見，此時不能前往，如肯由我暫行留養，他年必使你重歸故主，否則，將你送往山中，自待時機，馬本聰明，依了前言，雪君飛劍法力，均非尋常，因奉師命，修積外功，不時往來塵世，又見那馬，神駿靈巧，

善知人意，常騎出遊，一晃十餘年，這日聽師說起，馬主人已奉命下山，意欲親身往訪，就便還馬，誰知剛到嵩山，便遇一至交，約往辦一兩事，必須當時起身，祇得把馬送往青林庵內，交與神尼，告以還馬之事，鞍上長鞭，乃雪君用毒龍筋所製，本是一件寶物，連鞍轡一齊奉贈，以致謝意，並說此鞭如當兵器，能剛能柔，有好些妙用，除註明用法外，並說神交多年，渴欲一見，何時清暇，請往東洞庭一晤等語，字甚娟秀，雪鴻看完大喜，取鞭一試，果然有好些妙處，正想回庵，探詢未來行道之事，芬陀大師，忽然走來，說道，本意此馬你未必肯捨，果然人馬都是如此依戀，你飛劍法術，均已煉成，此數十年中，由你自主，也無須再回山去，今夜我師徒，便分手了，雪鴻聞言大驚，跪地哭求，大師笑說，此是夙緣定數，數十年光景，彈指卽至，如何這等癡法，就算情孽太深，難於擺脫，或以殺孽太重，也祇多個兩三甲子，終於重返師門，悲苦作什，雪鴻知道師父，言出必踐，祇得拭淚應諾，同去庵中，談到天晚，又傳了一道護神靈符，和本門坐禪之法，傳完，大師笑道，此是金剛天龍禪法，你此時尙非佛門弟子，因你日後災難頗多，破例傳授，此去務要勉力修爲，自有成就，雪鴻連日聽出前路艱危，心生謹畏，加以依戀師恩，二次悲哭，不捨就走，優曇大師，見他可憐，力言你祇不犯師規，任何危害，均可無慮，到了緊要關頭，將此玉環一擦，三呼優曇，無論相隔

多遠，我必趕到，未到以前，此寶先現出一圈佛光，將你護住，決可無慮，本來此時還早，因你累生修爲，實非容易，殺孽又多，到處皆敵，多此防身法寶，可少好些危害，在外修積，也放心些，說罷，便將腰間玉環遞過，雪鴻大喜，拜謝領命，到夜辭別，便騎白馬，往穎水沿岸尋去，剛到便遇二賊阻路，先沒料姜雪君所贈蛟鞭，那等利害，因聽二賊，口出不遜，心中有氣，隨手兩鞭，便全打死，事後想起，師父說我殺孽甚重，先見二賊，是尋常人，法術飛劍，均未使用，本打算用自煉飛針，打傷來賊，擒住之後，見了白朱二人，問明再說，如何怒火頭上，連話都未問，便下殺手，打頭一個，還說一時疏忽，如何又打死一個，恩師知道，豈不怪罪，心中生悔，又看出賊黨，祇有一個會劍術的，決非白朱三人之敵，便不再動手，立馬旁觀，一會，凌氏夫妻趕來，因見五姑，有些不滿，便把師意告知，五姑看出妹子，對白谷逸，情分深厚，暗忖，這兩人情愛糾纏，已歷多生，自不能以貌相美醜，轉移心志，自己也是修道人，如何猶存世俗之見，便和妹子，暗中商計，既然前緣注定，必須了此一段因果，莫如回到湘潭老家，率性按照俗禮成婚，雪鴻也因師父原命，此後數十年，專在人間修積，不令被人看破行藏，全和常人一樣，非到萬不得已，或者遠去海外，跋涉蠻荒，最好連遁光飛行，都不要，等到夫妻緣盡，功行圓滿，也到了兵解轉世之期，那時重返師門，不消多年，便成

正果等語，平日姑嫂情厚，又非常人，也就不作兒女之態，剛剛商定，日內約了白谷逸，到一無人之處，用師賜靈符，回復靈智，和前生的法力，再行商談，同返原藉成婚，敵黨已被主人殺盡，互相見面，略談幾句，白谷逸便邀凌氏兄妹上船，凌渾早聽岳韞說過，良緣數定，含笑應諾，賓主六人，連馬同去船上，岳雯忙添杯筷，撤去殘棋，洗盞更酌，白朱二人，原因夏泛水激，意欲緩緩遊去，曾用禁法，不令船行太快，這時嘉賓來會，越發高興，意欲把船，開往河面最寬之處，剛把禁法撤去，凌渾笑說，這裏氣勢，還嫌不夠雄曠，水也太渾，日前經過三湘，見洞庭彭蠡一帶，水勢正大，二兄如有雅興，由小弟略施小技，連人帶船，飛往洞庭，遊上一夜，就便明日請賢師徒，同往寒家故居，小聚些日，尊意如何，白谷逸首先贊好，嵩山二友，患難至交，一向行止與共，朱梅自無話說，祇覺谷逸，自見雪鴻以來，直似變了一人，這還說是食色天性，見此天人，由不得想要親近，最奇是，雪鴻仙俠一流，又是佛門高弟，仙骨珊瑚，清麗絕塵，宛如明珠出匣，奇花初胎，光彩照人，自然明豔，這等人品，想要嫁人，便是散仙地仙一流，也必容易，怎會對這麼一個矮醜瘦小的人，垂青起來，先還說是彼此談得投機，不似塵俗中人，有什嫌忌，及至坐定之後，男的固是格外慇懃，女的也是十分關切，對於家世出身，爲何入山從師，師友何人，甚至日常起居飲食之微，無不殷殷詢

問，不厭其詳，一雙秀目，更不時注在對方身上，男的先似恐人誤會，尙自矜持，後見女的，落落大方，始終笑容滿面，漸漸免去拘束，由不得越來越親近，彷彿多年愛侶，久別重逢，並非一見鍾情的神態，正自越想越怪，凌渾說完前言，道聲獻醜，便去船頭，禹步而立，左手挽着法訣，朝前一揚，右手寶劍，朝河中一指，往上一揮，立有一股浪頭，托住那船，飛湧而起，凭欄外望，祇見一片水雲，將船擁住，直上雲霄，凌虛御風，往西南方飛去。

第三回

銀漢駛孤舟人在鏡中船真天上 暗雲藏大厲驚逢血影喜遇真仙

時已半夜，月明星稀，碧空澄霽，銀河渺渺，玉宇無聲，雖然天際高寒，因值夏秋之交，船中諸人，多係道術之士，均不覺冷，船迎天風疾馳，時見朱雲片片，掠舟而過，其去如飛，俯視大地山河，城郭田野，均在足下，培塿蟻垤，彷彿相同，但都被上一層銀霜，憑臨下界，極目蒼穹，四外茫茫，無邊無際，均覺夜景空明，氣勢壯闊，賓主六人，身在舟中，臨風對飲，望月談心，俱都拍掌稱快，贊美不置，朱梅爲防罡風凜冽，岳雯年幼，吐納功夫太淺，難耐寒冷，又放起一片青光，宛如一個玻璃篷罩，將船罩住，谷逸笑道，凌兄天際行舟，設想新奇，難得有此清遊快舉，正好令其歷練，你偏

多事，朱梅冷笑道，白矮子，你知道什麼，凌兄一時高興，水遁催舟，沒想到船乃常木所製，防驚俗眼，飛得又高，真要遇見一陣乾天吹墮的罡風，這船禁受得住麼，凌渾接口笑答，委實是我粗心，忘了行法護舟，後見諸兄，放出劍光，便未再說，此時將近洞庭，飛得更高，果然不便撤去，雪鴻笑道，其實無妨，自從船飛起後，因來時恩師嚴命，不許炫耀，又不便攔諸位的高興，早在暗中，將船護住，連岳賢姪，也經小妹暗護，故未覺冷，如等哥哥和朱兄想起，船行不久，那頭一陣罡風便將他吹碎了，朱梅聽出雪鴻口氣偏袒，意更關切，既說船一離水，先將岳愛護住，可見船上的人，也全在他法力暗護之下，沿途祇聽罡風浩浩，亂雲電飛，身上通沒一絲寒意，連船頭上馬鬃，似都未見搖動，心中暗笑，轉對白谷逸道，白矮子，福緣不小，否則徒雖無妨，你那船弟，誠心誠意，隨你練劍，什麼也未教會，先被罡風吹壞，日後拿什麼臉面，見他兄長呢，谷逸累世所種情根，早就自然發動，因見雪鴻，對他十分關切，神情語氣，均與別人不同，正當得意之際，忽聽朱梅，拿話暗點，雙方友情太深，又喜滑稽，說笑已慣，恐話不受聽，引起誤會，接口罵道，你莫把我矮子矮子的，彷彿長得矮，是我短處，當我二人訂交之時，曾說，我們性情舉止，多半相同，此後又是死生患難，仙凡榮辱，均在一起，可惜美中不足，形貌如再長得一樣，豈不更妙，自來一句戲言，往往變為真事，我又矮

又醜，想變成你這樣翩翩少年，自是無望，由美變醜，却是容易，你常拿我取笑，以前又說過那樣的話，留神報應，變得和我一樣，却打嘴呢，朱梅見他說時，而有憤容，再見雪鴻，神色自如，一任自己取笑，絲毫不以為意，看出男的，早入情網，女的也非無意，正想借着嘲笑，試探二人心意，猛瞥見左側空中，有一大團雲霧，雲層甚厚，浮懸不動，先未留意，等到船快經過，忽然發現一些散雲，被天風吹動，正由左側飛過，疾如奔馬，有的還被風吹散，由大化小，轉眼消逝，那大雲團，仍似一座雲山，矗立空中，不特未見移動，那麼猛烈的天風，竟會絲毫不曾變樣，衆人這時，雖然學道年淺，到底不是外行，料知裏面，必有玄虛，雪鴻首先失驚道，那雲奇怪，十九有人，在內門法，此船雖經行法掩蔽，由下方仰望，一片白雲，自看不出船和人影，因是前生所習禁法，並非恩師佛門傳授，遇見比我們法力高的，便瞞不住，正人相遇，不過笑話兩句，如遇左道中人，必來生事，那雲相隔，至多一二十里，我們最好就此降落，免得惹事如何，話未說完，先是一道殷紅如血，長祇丈許的光華，急切間，也分不出是那是正，由雲團中，電射而出，本是往東，已飛出數十里遠近，忽又掉轉，逕朝衆人這面飛來，這一來一去，不過霎眼之間，連說話的功夫，都來不及，端的神速異常，衆人從未見過，心疑不妙，方自暗中戒備，緊跟着，眼前微微光影一閃，船上本有一片青光籠罩，裏外

通明，自從光影一閃，祇覺血光，無故失蹤，船也停住，再定睛一看，上下四外，一片青濛濛，彷彿被無量青色光炁包沒，什麼也看不見，上空星月，和快要飛近的下方湖光山色，全數不見，舟中諸人，也似乎受了法力禁制，行動不得，心方驚疑，就這前後轉眼之間，忽聽耳旁，有人說道，你們不必驚慌，雖有妖人爲難，有我在此，決可無事，祇是不可妄動，少時，便送你們下降，不久當有遇合，衆人聞聲，却不見人，料是遇見前輩仙人，因有妖邪來犯，特意解救，忙即請問仙長姓名，可否賜見，何人無故爲難，隨聽答道，此是我肖師弟鄧隱，今夜在此害人，被我趕來，將其驚走，因見你們飛船夜遊，自恃飛遁神速，意欲就便擒往西崑崙去，我祇下手稍遲，便無幸理，此人兼有正邪兩家之長，新從魔女，得到一部血神經，到處背人祭煉，均爲我所阻，未得如願，法力甚高，你們決非其敵，今日不合被他發現，定放不過，少時事完下降，乘他新敗，尙未復原的七日之內，凌氏夫妻速往雪山，尋你師長巨山道友，白谷逸，凌雪鴻，七世情緣，今方如願，本月之內，必須成婚，岳丈不妨帶上，到第六日，我往恆山紫蓋峯旁，水簾洞相待，在我未到以前，許還有事，朱梅也有遇合，可以同行，我面有長眉極易辨認，此外却須留意，當我未到以前，可用這六座旗門，作一圍，擲向地上，人藏其內，無論遇見何事，千萬不可走開，否則，能出而不能入，休想回去，如被天都明河二

老看中，收爲弟子，固是福緣不淺，否則，一個不巧，被鄧隱行法窺破，跟踪趕來，凶多吉少，就算我能夠找到，受他夫婦魔法愚弄，必吃大虧，隨見面前，五色霞光一閃，桌上立時現出六座，薄如蟬翼，長祇七寸的旗門，拿起一看，內中雲烟變滅，光焰隱隱，閃動不停，知是異寶奇珍，驚喜交集，再問，便無回應，正在向空叩謝，不知怎的，微一迷忽，各自睡去，隔了些時，耳聽岳叟急喊師父，方同驚醒一看，天已大亮，船落水中，凌渾認出左面衡山高巖，船落湘水之上，正沿着湘江左岸，緩緩前駛，除旗門外，桌上還多了一封柬帖，大意是說，務照昨夜所說行事，凌氏夫妻起身，更非早不可，否則，難免與對頭相遇，不可自恃等語，白朱師徒三人，和凌雪鴻，暫時無妨，第六日午後便是難關，自己能否期前趕到，尙不可知，事本凶險，無奈非此一舉，不能轉禍爲福，朱梅如將當日遇合錯過，更是可惜等語，到時，可將旗門，如法施爲，將第三座旗門，對準水簾洞，六門之中，祇此晦門，可以出入，餘均能出而不能入，千萬記住等語，六人看完，均甚驚奇，凌渾因知師父，巨山真人，雪山坐關以前，曾有第十三年，當開關一次，祇有個把時辰，因其日期難定，如令守候，又有許多弊害，否則，如能按時入見，彼此均有大益等語，此事絕祕，師父說完，便令下山修積，洞門也自封閉，並三洩漏，對方如何得知，道行法力與行輩之高，可想而知，那敢怠慢，看完，向

空拜謝，匆匆辭別，朝妹子囑咐了幾句，先行飛走，谷逸看出仙人東帖，似說自己與雪鴻，有累世情緣，雖對雪鴻，萬分愛好，因在平日，一心向道，從無燕婉之思，又覺對方佛門弟子，法力甚高，自己生得又矮又醜，先前不過一時投機，怎會垂青到我，事出意外，反到呆住，也說不出是驚是喜，正自心亂，低頭尋思，猛一抬頭，朱梅，岳愛，已往船頭，對坐下棋，耳聽雪鴻低語道，我二人才隔一世，前因便忘却了麼，聞言驚顧，雪鴻正立身後，嫣然凝睇，注定自己，眉梢眼角，隱蘊深情，玉立亭亭，風華豔絕，心方一蕩，忙自鎮攝，恭容答道，我蒙雪妹，一見知己，刻骨銘肌，不必說了，昨夜救護我們出險，今早留柬指點的那位仙長所說，好似彼此遇合，並非偶然，自恨愚蒙，夙因盡昧，賢妹不是世俗兒女，既出此言，必已洞悉本原，恕我冒昧，不知可能指示麼，雪鴻面上一紅，微笑答道，因你轉劫以前，爲仇人所害，所中邪毒既重，又因過去諸生，多受艱危，苦痛萬分，自將靈機禁閉，欲等今生成道之後，再行相見，故此前世之事，全都茫然，有好些話，我也難爲詳言，所幸來時，恩師賜有一道靈符，祇消佛光一照，便明本來，先想一二日內，遇便施爲，後想，我雖不是俗女，同行終覺不便，現將師傳靈符，取出一試，等你明白，再說如何，谷逸大喜謝諾，雪鴻見船行湘江隱僻之處，兩岸荒郊山野，四無人家，隨取靈符，如法施爲，一片金霞，罩向谷逸頭上，一

個寒噤打過，當時明白過來，回憶前生，心如刀割，朝着雪鴻，呆看了一看，撲上前去，想要抱頭痛哭，忽又縮退回去，雪鴻也是傷心過度，眼含痛淚，剛把雙手舉起，待要迎上，見他縮退，近前悄問道，你嫌我麼，谷逸一把拉住雪鴻玉手，淒然說道，你我深情熱愛，豈止地老天荒，祇爲想起一件心事，此時此地，難於明言，欲等紫蓋峯事完之後，和你商計，朱賢弟是我惟一好友，這等喜事，必須使其知道，說完，正要呼喚，朱梅旁觀者清，早看出二人神情有異，再見仙東，越發明白了多半，故意借着和岳雯下棋，以便男女雙方，傾吐心事，聞言便和岳雯走進，谷逸便把以前諸生經歷，說了大概，並令岳雯，改去稱謂，朱梅聽完大喜，再三道賀，笑問何日成婚，谷逸笑道，我和雪妹，本非塵世夫妻，今生變形易貌，便恐誤他而起，適經佛光一照，好似長了一點智慧，此事我還有個打算，且等躲過紫蓋峯這場災難再說，還有師父在日，曾提起過一位前輩仙長，名叫長眉真人，道法高深，至於不可思議，對人又極和厚慈祥，已是天仙一流，並說這位老前輩，生具異相，兩道長眉，下垂過眼，極容易認，再三命我留意，去年尸解以前，又曾說我二人，得他傳授，尙難深造，將來各有遇合，應在今秋，你也在旁，當還記得，這位道長，自稱而有長眉，如是這位老前輩，豈非曠世仙緣，我看紫蓋峯之行，固是扶持後進，今日漂泊湘江，又在衡山之下，也必有什深意在內，依我之

見，所說鄧隱，法力雖高，看語意至少也要第六日才到，反正無事，何不先往衡山諸峯一遊，就便觀查形勢，你看如何，岳雯笑問，弟子自然隨侍，船交何人，朱梅笑道，果是仙緣遇合，從此入山，少說也修煉個二三十年，莫非還帶船去不成，連條船都捨不得，還修道麼，谷逸笑道，梅弟你真老實，這猴兒巴不得跟去，因知此行，情勢凶險，恐我不帶，故意如此說法，你當是真的麼，岳雯恭答，弟子怎敢取巧，實爲事在六日之後，師父師叔，均是好量，還待往下說時，雪鴻插口笑道，這個你不必憂慮，還有這匹馬呢，此事由我安排，你師徒三人，上岸去罷，岳雯笑道，弟子先將此馬，帶走如何，雪鴻見馬低嘶，意似不願，噴道，我將此船送交一人就來，當是又丟掉你麼，他是我們門人，路上如要騎時，不可倔強，馬才點頭，雪鴻隨對白朱二人道，這裏離故鄉近，恰遇順風，稍爲行法，片時便到，我意欲將船送往家中，就便看望二三親族，往返不過半日，你們三人，可將舟中飲食，帶些前去，在祝融紫蓋兩峯等候，日落以前，我必趕到，谷逸見雪鴻，連在舟中吃完上路，俱都不肯，深知愛妻性情，攔決不聽，祇得勸道，仙人命我們同路，你偏獨行，與其這樣，還不如我們同去你湘潭家中一行呢，雪鴻笑道，你還是前生皮氣，我因離鄉十餘年，久未省墓，姪男女多已成長，早欲往看，未得其便，使我二人婚事，雖有兄長作主，也應稟告先靈，借此回家一行，你去作什，仙

機難測，稍縱即逝，船泊衡山脚下，必有用意，不可錯過，你們先去山中遊玩，隨時留心，試他一試，我隨後就到，共總大半日的光陰，也捨不得離開，早知如此，我也不用靈符，回復你的靈智了，谷逸深知愛妻性剛，說到必做，見朱岳二人，已先帶馬上岸，祇得別了雪鴻，縱上岸去，走了幾步，回頭一看，雪鴻正朝自己，含笑點首，江面甚寬，湘江水碧，野渡無人，船泊淺岸柳陰之下，形製精雅，酒爐茶灶，茗碗棋枰，杯觴羅列，再立着一個白衣美人，與四圍樹影嵐光，交相輝映，縞衣如雪，仙袂飄飄，宛如天然圖畫，而畫中人的，丰神容態，又非筆墨所能描寫，方自呆看，不捨離去，雪鴻忽似有什警覺，揚手一揮，一片淡微微的金光，在朝陽光下一閃，船便隱去，再往上流頭一看，原來遠遠現出三五點帆影，正由天水相涵之處出現，順着浩蕩碧波，緩緩駛來，江上波濤滾滾，陽光照將上去，閃動起萬片金鱗，江寬浪急，壯麗無俦，還待看將下去，忽聽朱梅，笑呼矮兄，還不走麼，回顧二人，已回身相待，忙同趕上，所行乃是後山僻徑，本非入山正路，白谷逸見岳雯愛極那馬，不時採些野果，喂與馬吃，前面山形，又極高峻，便令岳雯騎馬，繞往前山，或是另覓易走途徑入山，以免上下不易，岳雯巴不得能夠騎馬，當下約定，先在祝融峯下相會，馬也不再倔強，其行如飛，往前疾駛，岳雯初騎這等通靈龍駒，高興非常，又見昨夜打賊的長鞭，繞成一圈，祇剩數寸長

鞭柄，掛在馬上，因聽雪鴻說過此鞭妙用，越發胆壯，暗忖有此寶鞭，便遇山中虎狼，也無危害，師父不願在此六日之內，被人發現行藏，改走小路，我由前山正路進去，即領師父走得快，照此飛馳，也必先到。心正尋思，馬已繞向近山一座大村鎮中，趕路心急，馬又絕塵而馳，晃眼穿過，岳雯人地生疏，因白朱二人，以前來過多次，祇照師父所說途向，望着日影，環山馳去，後見沿途大小村鎮，接連不斷，有的還可繞計而過，有的却當正路，非過不可，因其馬大人小，跑得太快，所過之處，村衆驚呼喧嘩，詫爲奇事，紛紛指說，心中不耐，暗忖南嶽燒香人多，村鎮之中，已如此大驚小怪，如走朝山正路，被人指說，還在其次，一不留神，傷人怎好，因在途中，越過兩處溪澗，一片斷崖，那馬上下飛越，如履平地，知道馬蹄有鈎，長於山行，偶一眼瞥見左側一條山徑，似可深入，便把馬頭一掉，朝那谷中駛去，谷勢向外傾斜，原是山洪出口，常受激流沖涮，地甚清潔，直達衡山深處，二十多里，向無人家，山洪說來就來，並不限於天色晴雨，岳雯自然不知，一見有路，便飛馳進去，入谷以後，見兩面危崖壁立，所有石土均作紅色，稍低坡陀上，多是水蝕之痕，形如鋸齒，殘缺不完，地上却乾淨得和洗過一樣，正走之間，忽見那馬，昂首長嘶，不住聞嗅，徧頭微望，彷彿有什感覺，跑得比前更快，心方奇怪，遙聞轟轟之聲，遠遠傳來，先未留意，那條山谷，原是衡山發水

時，各處溪流的總匯，後半歧徑甚多，犬牙交錯，岳雲信馬急馳，方恐把路走岔，先聞轟轟之聲又起，剛辨出那是水響，馬已到了前面轉角之上，歧徑共是大小四條，形如人手，內有一條最爲險仄，恐山路不好走，正想挑選內中一條較爲平整的坡徑，往上馳去，忽聽有人，急喊救命，定睛四顧，並無人影，來路似在那條崎嶇小徑之內，暗忖出家人原重修積，斷無見死不救之理，這等哭喊，必定遇見蛇虎之類，還是救人要緊，心念一動，便朝小路馳去，原意路必難走，前途如不能過，便捨馬步行，救人之後，再回騎馬，繞走原路，誰知這四條路，祇這小徑，不是水道，這一救人，反到免却一場驚恐，並且小徑前半段，看似崎嶇，到了中段，略一轉折，便可走上平路，祇是途徑灣環，繞遠得多，跑了一段，耳聽水聲越近，已然響到馬後來路，因被小崖擋住，救人心又切，也未回馬查看，那馬起初本是邊走邊叫，神情浮躁，改路以後，便復常態，岳雲不知馬性通靈，早已聞出水氣，向其報警，見他繞行險徑之中，又快又穩，有時途徑祇剩一面，寬祇二尺，下臨絕澗，還有斷缺之處，均是一躍而過，輕快非常，笑問道，師母說你通靈，方才有入哭喊求救，你當聽見，可能帶我尋去麼，話未說完，日光到處，瞥見前面，斷崖之上，一石突出，廣約丈許，上面臥着一個，脚穿草鞋，衣已敝舊的，老年道人，身旁樹上，盤着一條似蟒非蟒，獨角紅鱗，長約丈許的怪物，知是一條

毒蟒，方才求救的，定這老道人無疑，不是中了蟒毒，便被嚇死，本就激動義憤，再見道人，仰臥地上，好似氣還未斷，正待取出兵器，下馬查看，那馬跑得正急，忽似受驚，倒退回來，想要轉身逃去，見勒不住，知其怕蟒，忙道有我在，你不要怕，祇是不可走遠，隨說，人已縱落，因馬退甚快，已離那崖二三十丈，忙取兵刃暗器，隨手摘下鞍上長鞭，打開活結，剛一舉步，猛覺衣襟，被馬咬住不放，暗忖那蟒又粗又大，口似血盆，果然利害，難怪此馬害怕，便對馬道，你不要拉我，救人要緊，我有這條鞭，怕他作什，快些張口，放我前去，再不放，我要拿鞭打你了，那馬好似無奈，將口鬆開，岳雯更不回顧，飛步往前趕去，仗着天生異稟，力大身輕，從小練就幼功，根紮得好，近年連經高明指點傳授，朱梅又把昔年防身利器，雙頭騰蛇刺，連暗器一起傳授，本領頗高，天性義俠，到了崖前，便往上跑，本意援往突石之上，相好地勢，先發暗器，打瞎蟒目，再作計較，那知崖勢曲折，人在下面，沒有看清，及至往上一探身，正是道人所臥石崖側面，也是一片平崖，瞥見那蟒，仍盤樹上，凶睛睜睜，注定道人頭臉，電炬也似，血口張處，不見長信吐吞，却有一圈接一圈的，紫色毒氣，連串噴出，道人似沒有死，彷彿裝死神氣，想起師父常說，好些猛惡東西，多不喜吃死物，遇時裝死，可以脫難，但不能久，祇被看破，仍無生理，此蟒身粗如碗，想必利害，何不乘其張口噴毒之

際，用連珠手法，打他頭頸雙目，便將左手持鞭，右手一揚，接連五粒鋼丸，朝蟒打去，那蟒盤據樹上，見了人來，神態自若，本無異狀，經此一來，立時激怒，身形暴漲好幾倍，猛張血口，朝人衝來，岳斐見那五粒鋼丸，明似打中，不知怎的，毫未受傷，反到迎面攻來，身子竟比先前，長大了好幾倍，宛如朱虹飛射，其疾如電，猛惡非常，知難抵禦，慌不迭順着原路，便往下縱，因聽頭上，呼呼風生，料知蟒已追近，情急之下，回手一鞭，往上撩去，百忙中，猛覺手中一緊，虎口生疼，鞭梢似被蟒咬緊，再也拿他不住，同時，微聞有人哼了一聲，身已落到崖下，驚顧上面，一條巨大紅影，帶着那鞭，往後倒退，一閃不見，這才知道利害，且喜不會窮追，跑出不遠，驚魂乍定，忽想起所失鋼丸，已是可惜，那鞭更是師母心愛寶物，爲看重我，連馬一齊交管，就此失去，何顏見人，尤其那道人，本可詐死脫難，被我將蟒激怒，定必凶多吉少，論情理也不能置身事外，將來山中修煉，不知要遇多少艱難危害，稍遇凶險，這等害怕，還修什道，師父原因自己向道堅誠，百死不辭，才肯收留，這樣回去，也與平日心志不符，死生定命，假如那蟒追來，鬥他不過，還不是死，想到這裏，心胆立壯，便將師父賜時，曾有嚴命，非到萬分凶險，不許妄用的三才坎離釘取出，左手握劍，再將右手袖口暗藏的騰蛇刺，準備停當，重又上前，這次相準地形，不似先前冒失，又準備和蟒拚命，好

歹也將道人救走，把鞭奪回，特意冒險，先貼崖腳，繞到前崖，離那平崖五六尺的所在，窺探好上面形勢，想好退路和下手之法，冷不防，雙手齊施，突然發難，殺蟒救人，那知屏氣凝神，小心戒備，好容易，一步一步，順着崖脚坡道，輕輕攀援到了平崖之下，探頭一看，好生驚奇，原來那條紅鱗獨角發威時長達四五丈的怪蟒，已不知去向，事前也未聽見一點聲影，道人却仍仰臥石上，雙眼微張，彷彿受驚初醒，神志失常，疲乏不堪之狀，最可喜是，那條寶鞭，落在樹下，並未被蟒帶走，連忙拾起，近前一看，道人年約四五十歲，貌相清癯，眉毛甚長，稀疏垂過眼角，領下一部長鬚，根根見肉，襯得人更秀氣，笑問道長受驚了麼，連問數聲，道人方強掙着答道，乖娃兒，那怪物十分猛惡，常人如何能夠打他，幸而還有管頭，否則，豈不送命，此非善地，今日後山洪水暴發，有三個採藥人，因貪兩本珍藥，爲水所困，危險萬分，就在你的來路第二條山溝以內，我想救他，又走不動，我看你年紀雖小，到也膽大多力，你肯扶我去麼，岳雯見道人未死，鞭又失而復得，喜出望外，也未尋思，道人蟒口餘生，驚魂乍定，連路都走不動，如何去往水中救人，脫口笑答，老道長好心，弟子情願效勞，崖下有馬，請騎了同去如何，道人怒道，你這娃兒，不扶我便罷，如何偷懶，我生平從不騎馬，你不知道麼，岳雯雖覺道人，強傲無理，心想年老人，多有火氣，也許方才驚恐太過，神

志失常，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又見老道人，說完氣話，累得直喘，心更不忍，忙陪笑道，弟子不知道長，不喜騎馬，還望原諒，剛醒不宜生氣，扶去就是，說罷，伸手便扶，初意自己力大，不過吃了人小的虧，否則，抱也把他抱走，那知道人，身材長瘦，四肢無力，左手拉着岳叟左手，右手按在岳叟頭上，半指半扶，往下走去，崖那面，雖是一片斜坡，上下不過一兩丈，道人走起路來，偏是東倒西歪，忽左忽右，兩下高矮相差，用力不勻，岳叟人又忠實純厚，恐其傾跌，雖在隨時留心，道人仍是搖搖欲倒，胆子又小，稍爲歪滑，必怪粗心大意，惡聲相向，最難受是，道人指爪，又瘦又長，緊按頭上，祇一受驚，便被抓得生疼，岳叟先也不耐，後見道人，累得喘不上氣，心想救人救澈，量大福大，當初拜師，也曾受到好些折磨，全仗毅力堅忍，才得如願，固然，這道人見條蟒都嚇死，不是異人一流，借此磨練心志，也是好的，岳叟也是福至心靈，念頭一轉，便不再以爲意，費了好些心力，累出一身熱汗，還受了不少的氣，好容易挨到崖下，遙望那馬正由前面跑來，道人笑說，馬來你就省力了，隨用一手，挾着馬頸，岳叟知那馬，外人不能近身，恐其受傷，忙道：道長，這馬抱不得，道人已一手抱馬，一手扶人，往前走去，馬竟不會倔強，反朝道人，低聲嘶鳴，態甚親熱，心方奇怪，猛一抬頭，瞥見道人，嘴皮微動，馬頭側伸，似在聽話神氣，心中一動，便留了神，故意問

道，方才道長會說，採藥人形勢危急，走得這慢，能趕上麼，道人氣道，娃兒家，知道什麼，你聽前面水聲，不就到了麼，岳雯早聽出水聲轟轟，四山齊起回應，聞言朝前一看，已離轉角不遠，暗忖，這條路上，還有好些轉角歧徑，如何未見，便離先前路口不遠，心又一動，這時，水聲越發震耳，等轉過崖去一看，不禁嚇了一大跳，原來當地，乃三條山洪聚會之處，洪水由後山深處，帶了沿途泉流，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澎湃奔騰而來，遠望過去，宛如三條極大的銀龍，順着谷徑斜坡，向下飛瀉，到了會合之處，互相激撞起千斛水烟，再往下滾瀉，途沿又有不少峯崖怪石，洪水受阻，有的激成大小水柱，有的捲起好些急漩，噴雪飛珠，高湧數丈，途中山石林木，被水衝斷，順流而下的不知多少，中間更挾着大量泥沙，急漩惡浪，滾滾翻花，宛如萬馬奔騰，密雷聚闕，聲勢已極駭人，時聞崩崖墜石之聲，跟着，便見房屋般大的斷裂崖石，由上流頭，隨水滾落，轟隆砰訇，山搖地動，所過之處，水浪高湧如山，越發使人，目眩心驚，震耳欲聾，眼睛一花，彷彿連人帶山，都要隨流捲去，再順道人手指處一看，側面一條，寬約三四丈的崖溝裏面，果有老少三人，被困水中，內中一人似已淹死，被人救起，正在控水，原來別的水道，均是石崖，獨這一條，石土夾雜，常年受那山洪衝涮，上面土崖，仍是原樣，崖脚一帶泥土，早被洪水衝涮出兩條深凹，年月一多，越涮越深，底部被水淘

空，最深處崖凹，竟達三四丈，高也兩丈，上載重量石土，自難支持，平時便有大片山崖，突然崩墜，這時，再經洪水猛衝，那沒有石骨支持之處，一受震撼，整片崩墜，落向水中，先激濺起數丈高的浪花，水路自然受阻，勢更猛惡，晃眼又被衝開，由小而大，化爲濁流，一路激漩，往下飛瀉，等把這堆石土衝開，上流水勢，受此阻擋，無形中加了好些猛力，這兩面土崖，相繼崩塌，不止一處，於是水勢，越來越猛，駭浪如山，濁流奔騰，比另兩條山洪，更顯驚人，那三個採藥人，好似驟遇洪水，衝到當地，先抱着一株斷樁，急切間，無處可避，見樹旁崖凹，有一土堆，勉強援縱過去，忘了上面土崖前伸，往下一塌，人便埋葬在內，這時，水高兩丈，離那土堆，不過尺許，離頂又祇三四尺，無法起立，先還拚命呼救，後來看出，除却熬到水退，休說無人經過，就有人來，也無法援手，本在相對悲泣，及見二人一馬走來，明知無望，又生希冀，跪在土堆之上，啞聲哭喊，內一少年，更順土堆邊緣，走向崖口，戰兢兢扶着那株斷樹，悲聲哭喊，道爺相公，祇求救我爹爹一命，話未說完，一個浪頭打來，漫身而過，連人帶樹，一齊被水捲去，岳雯見狀大驚，喊聲不好，自恃從小喜歡游水，頗通水性，也沒顧和道人說話，瞥見浪花落處，樹已連根拔起，隨流而來，水中似有人影一閃，知道那樹，衝到合流之處，吃上流石土一衝，少年必無生理，心急救人，一個猛子，便往水中

刺去，方覺水力奇大，與平日不同，中有污泥，腥穢難聞，心中發慌，依舊奮力逆流上駛，想將那人救下，總算湊巧，樹身粗大，根鬚更多，其行較緩，不似別的小樹，晃眼駛過，快車近身，樹旁浪花，和山一樣，猛想起水中救人，最是危險，一個不巧，連救他的人，也被帶累，心正着急，微聞身後馬嘶，回頭一看，馬已隨後跟來，踏波而行，並未沉水，心中驚喜，見少年緊抱樹身，已快淹死，既要救人，又恐人馬，被樹撞上，更恐少年昏迷中，死力將樹抱住，無法分開，一個不巧，連自己也要受害，仗着馬能逆流踏波，連忙一把，將少年抓住，足登樹身，喝一聲起，初意少年已死，定必緊抓不放，誰知手才一伸，便容易易，提了起來，緊跟着，上流頭又是一個浪頭打到，水力更猛，再也禁受不住，方想要糟，回手一把，抓住馬鬃，浪已排山也似，隨着樹旁急漩，橫湧過來，恰將斷樹衝向對崖，人馬也被浪頭，打回原處，就勢一躍，便到岸上，道人連聲誇好，隨命岳雯，往救崖凹二人，岳雯見道人，詞色甚傲，因水力太猛，雖然有些胆怯，繼一想，我會水性，至多隨流衝走，出口一帶，又頗曲折，祇要胆大心細，看準地勢，水中斷石，並非不能避免，方才被浪頭，打回原處，便是明證，况有此馬相助，怕他何來，聞言應諾，正待縱馬入水，忽聽道人喝道，你怕難麼，祇許人去，馬快回來，對面土崖將塌，馬怎去得，岳雯見馬本來要走，聞言竟自立定不動，口中連

嘶，不住昂頭，意似催走，心又一動，再一回顧，道人臉上，似正將頭微點，口角上微露出一絲笑意，猛想起昨夜衆人遇救，和今朝留柬的仙長，師父說是長眉真人，生有兩道長眉，這位道長，不但具有長眉異相，回憶言行動作，俱都可疑，尤其那條怪蟒，能大能小，何等猛惡利害，守伺在旁，並未傷他，忽然失蹤，此馬何等烈性，師母曾說，外人萬難近身，竟聽他話，好似熟人一般，豈非怪事，莫非真個仙緣遇合有意相試，不可錯過，念頭一轉，恭答弟子遵命，剛往水中竄去，忽聽身後笑道，孺子可教，無須去了，二次回頭一看，對崖兩人，已伏在道人身前，淹死少年，也自回生，道人令岳雯開口，先向採藥人問道，現在信我的話麼，三人連呼，小人該死，道爺恕罪，原來三人先與道人相遇，說他面有晦色，最好回家，三人却因谷中崖壁上，發現兩本珍藥，受人之託，前往採取，不特不聽，反說道人，妖言惑衆，意欲動武，果然遇見山洪，幾乎送命，在崖凹中，受了好些時活罪，九死一生，未了仍仗道人法力，救其出險，連岳雯也是仙法暗助，否則，那猛烈的山洪，如何禁受得住，三人祇先少年是岳雯水中救起，下餘二人，困在崖凹之內，見崖壁受了洪水衝蕩，上面泥土，整塊崩落，正在心驚胆寒，回醒的一個，望見道人，立在對面谷口，想起前事，當時醒悟，忙即拜跪求救，猛覺身形一晃，似被大力吸緊，心神一迷，人便到了對崖，他那兒子，恰在此時醒轉，俱把道

人，認作神仙，跪拜求恕，並謝救命之恩，道人笑說，世上那有神仙，連我的命，還是這娃兒救的呢，不信你問，方才你兒子附在斷樹上面，落水淹死，這娃兒不知那裏來的，水性甚好，肯聽我話，帶着一匹好馬，胆子更大，剛把你的兒子救起，你們已嚇昏過去，被水衝來，折向岸上，我連路都走不動，如何救人，話未說完，對面三四丈高一片土崖，已崩塌下來，採藥人聞言，仍是將信將疑，改朝岳雯拜謝，岳雯知仙人不肯顯露行藏，祇得設詞答道，我雖幼童，素來不說假話，因往山中尋人，走錯了路，途遇這位老道長，不知何故，臥地不起，命我扶來此地，救三位出險，才得知道，否則，人地生疏，路都不識，怎能效勞呢，岳雯原因前一人，還可說是自己所救，後兩人連怎麼過來的，都未看出，爲恐道人不快，故意這等答法，採藥人見岳雯，和那白馬，都是周身水泥污濕，年紀雖輕，人甚精神，不由不信，忙問小恩人貴姓，因何至此，岳雯還未答話，道人已向岳雯道，你這娃兒，孤身騎馬遊山，又不認路，如今鬧得周身水濕，還不找個地方洗去，岳雯會意，忙答，弟子本意，也是如此，請老道長上馬如何，道人怒道，你這娃兒，怎沒耳性，不是早和你說過，我向不騎馬麼，你走你的，管我做什，你那兩個大人，還在前途等你，一同吃飯呢，岳雯聞言，猛想起隨帶食物，除酒以外，全在馬上，忙即回顧，尙幸不曾污濕，時已不早，師父早起，還未吃過東西，不能再延，心想所遇

就是長眉真人，師恩深厚，斷無見異思遷之理，且喜奉命惟謹，不會失禮，對方如有深意，早晚必能相遇，何況第六日，紫蓋峯還來赴約，是否長眉真人，問過師父，必知細底，祇是心仍戀戀，正想湊近身前，請問姓名來歷，忽聽耳旁低聲笑道，你這娃兒甚好，我便是你所料那人，當着俗人，不便詳言，你師長現在祝融峯下，代我轉告，你們今晚可宿在水簾洞內，你由小路，順着谷徑第三條路口左折，便上正路，如想背人，可由青屏嶂後小徑側走，便可直達祝融峯下，出谷以前，高崖之下，有一水潭，可將泥污洗淨，自然會乾，不要當人禮拜，卽速去罷，岳靈聞言，驚喜過望，平素恭謹，仍想禮別，因見道人，面現怒容，祇得暗中祝告，弟子遵命，敬求真人，今夜光降，感謝不盡，祝罷，不聽回應，轉對採藥人道，我從小習武，略知水性，雖幫你一個小忙，事出無心，鬧了一身水泥，如被師長知道，就許責罰，不必多問，我要走了，說罷，騎上馬背，仍順小路，往前馳去，尋到水潭，將馬背上包裹糧袋取下，本意人馬同入水中洗滌，覺着衣履已乾，心想衣服被風吹乾，鞋已濕透，如何乾得這快，心中奇怪，脫下一看，全是好好的，和初上身時一樣，更無半點泥污之痕，知是真人仙法妙用，本來要走，暗忖真人既將我泥污去淨，又叫我洗滌做什，越想越奇怪，細一查看，當地原是後山高處，潭在一座峯崖之下，峯形甚奇，形如一鳥張翼，潭水清深，可以鑿底，大僅兩

丈方圓，靠峯一面，黑黝黝的，似朝峯脚凹進，別無異處，四顧無人，野草甚深，見馬未染污泥，意欲赤身入潭，照真人之言，略洗即去，夏天衣服，穿脫容易，又精水性，入水以後，覺着那水，又清又涼，一時興起，把頭一低，一個猛子，朝下扎去，想要試探潭有多深，誰知潭水太清，上面看去，至多三四丈，實則，深達十丈以上，如換旁人，早已出水，衣髮天性剛毅，想到必做，兩次不會到底，反更固執，決計探看潭水到底多深，仗着止水，除清冷澈骨而外，水力不大，又以全力，朝下猛衝，竟然如願，人和水蛇也似，脚上頭下，正往下衝，眼看離底不遠，猛瞥見壁凹裏面，盤着一條紅影，定睛一看，正是前見紅鱗怪蟒，做一圈蟠在潭底凹進之處，將頭昂起，目射凶光，似要作勢，迎面竄來，心想蟒在陸地之上，已是那等利害，現在水中，更難抵敵，不禁大驚，忙卽掉頭向上，無如下降之勢太猛，多高水性，也敵不住水生之物，況是通靈精怪，身子還未撥轉，就這霎眼之間，蟒已由身旁駛過，但未傷人，祇攔在上面，將退路阻住，張開血盆大口，不住噴水發威，二次相遇，更覺長大獷惡，看去怕人，岳髮兵刃暗器，均在上面，連命都沒法拚，先甚驚惶，自料必死，慌不迭，重又退下，那蟒祇是盤空不動，也未來追，猛一轉念，初遇長眉真人時，蟒便在旁，後被激怒追來，微聞有人，哼了一聲，由此不見，真人命來潭中洗滌，又遇此蟒，如非內含深意，照此獷惡神

態，祇一張口，必被吞入腹內，怎麼不動，其中必有原因，難道水底還有什奇遇不成，再朝前細看，那蟒看去長大猛惡，祇初見時那一竄，猛惡無比，今則神態甚是馴善，並無傷人之意，漸漸心定，率性往潭底崖凹中駛去，上面天光，不能下照，景色昏暗，也未看出內裏景物，爲了信仰真人心盛，斷定不會遇什凶險，冒冒失失，往裏穿進，初意內裏必深，是個水洞，誰知竟是空的，祇靠進洞口，潭水壁立若牆，一進洞內，四壁全空，地面光明如鏡，祇洞頂上，懸着許多大小鐘乳，映着外面水光，霞輝閃閃，奇麗非常，比洞口高出好幾丈，先在外面不會看出，進時原以全身之力，蹣水而入，勢子太猛，一下撲空，洞口水牆，被人衝破，濺了滿地水跡，人也竄出兩丈多遠，眼看跌向地上，驟出意外，頭下脚上，急切間無法收勢，自知不妙，方喊得一聲哎呀，忙伸雙手，想要撐地，免受重傷，將頭撞破，猛覺迎面飛來一片光華，軟酥酥的，擋了一擋，立時就勢翻轉，落向地上，驚魂乍定，正待查看，忽聽對面壁中，有一少女說道，師父叫我們，交人東西，你看來人，這等神氣，我們如何見他，另一少女笑說，這位小師兄，此時至多不過十二三歲，論年紀，單你就比他大兩倍，一個未成年的幼童，有什相干，你既不願，我用寶光把他遮住如何，岳雲聞言，料知對方，必是水中隱居的女仙門下，深悔方才下時，未照真人所說，連衣洗滌，自慚形穢，連忙跪伏地上，說道，弟子現奉長眉真人之

命而來，事前祇令洗去泥污，未曾明示，以致失禮，望乞恕罪。容弟子上去，換了衣服，再來拜見，感謝不盡，話未說完，又是一片金霞，迎面飛來，跟着，對面洞門開處，走出兩個道裝少女，回顧身上，已被一片金雲包沒，方要叩拜，年長的一個，已先搖手請起，笑道，岳師兄，你我平輩，無須多禮，此是衡山白雀洞，底層水洞，家師羅紫烟，與令師夫婦，三生舊友，別已多年，前見怪物，乃是一條毒龍，被家師無意之中收來，把守水洞，以防左道妖邪，盜取洞中靈藥，此龍修煉多年，變化通靈，自知天賦惡質，雖在家師門下，惡根不淨，早晚仍遭劫，再四哭求，日前家師聞說，長眉真人，近在三湘行道，費了好些心力，尋見真人，跪求兩次，才蒙恩允，約定今日中午，在前面崖石之上，先把他口中五十九枚毒牙拔去，再等數日，爲他去那惡根，真人行道，一向隱祕，事前原有仙法掩蔽，因見小師兄走來，意欲試你心志，借着有人求救，引往相見，師弟誤認真人，爲蟒所困，連發暗器，那蟒剛拔毒牙，全身酸痛，本在難受，立被觸怒，本意也不敢違家師戒條，祇想嚇你一跳出氣，真人却說他，稟性難移，意欲還他毒牙，聽其自生自滅，此龍早有警兆，自知大難將臨，除却真人，誰也不能解救，再四哀求，真人說，小師兄乃他未來徒孫，此子外和內剛，忠誠疾惡，方才將他得罪，如不早爲化解，將來必死他的金鱗劍下，本來我可不管，姑念誠求，他曾爲你受驚墜崖，幾乎受

傷，將來又是化怨爲德，助你脫難的恩人，也須有個報酬。

第四回

潭水碧如油玉鑰金環呈寶相 桃花紅似焰蘭珠芝果發奇香

你主人水洞地底，有一藏珍，乃是一把金鑰匙，和兩枚玉環，別人拿去，均無用處，你可設法取出，送與此子，我再賜你一粒靈丹，急速回洞，見你主人，自會助你成功，毒龍歸告，家師日前早知此事，因這兩件藏珍，深居泉眼之下，東西不大，又無寶光上映，家師居此多年，還是日前，才聽真人說起，祇知另有一處寶庫，乃前古仙人所留，非此二寶，不能開放，詳情仍是不知，此潭泉眼，又深又細，爲數不下千百，毒龍深入取寶，任精變化，泉眼必爲所毀，發生水災，必須先照真人日前所說，用法寶查看好了藏珍之處，再用仙法，將潭底大小泉眼禁制，使其堅如鋼鐵，再由毒龍，用他兩千年苦功煉成的內丹，化爲一股，細如人指的丹氣，對準那處泉眼，直射下去，將二寶裹住，再由家師，從旁相助，用真人所賜靈符，破去古仙人的禁制，使那丹氣，變爲實質，緩緩往上吸來，此事甚難，毒龍爲想免難，方才以全副心力，隨同家師下手，好容易才將二寶，吸出泉眼，元氣已有好些損耗，家師料知小師兄少時要來，那兩件藏珍，經毒龍丹氣一裹，染有奇毒，常人手不能近，取得以後，帶往前洞，代你化去毒氣，命我姊

妹，來此守候，果然一會便到，那龍自聽真人一說，把師弟敬若天神，既恐走去，又恐二次冒犯，結怨更深，祇得搶在前面，橫身阻攔，並無他意，師弟祇不再怪他，我命他來見如何，岳雯忙答，我初見時，疑是害人毒蟒，後見許多奇處，想起如是惡物，真人怎會容他一起，已早改去前念，况又助我，得此奇珍，感謝不遑，焉有恨他之理，隨聽上面水響，跟着，便見那龍，由水牆中穿入，身已縮小許多，盤在地上，將頭連點，岳雯童心未退，見他好玩，又知不會傷人，伸手想摸，少女連忙攔阻，笑說，小師兄你真胆大，此龍周身均具奇毒，如何摸得，那龍也早竄向一旁，不住點頭，長女隨取出一柄，長約兩寸，形似戈矛的金鑰匙，和兩枚直徑不滿二寸的五角玉環，遞與岳雯，笑說，歸告自師叔，和凌帥叔，說昔年隱居太華的老友羅紫烟，現居本小白雀洞，離此不遠，尚有一處崖洞，終年雲霧在下，半山以上，天氣十分爽朗，左近風景甚好，頗多靈藥，如願來此結鄰，水簾洞事完之後，不妨移玉一談，愚姊妹尚還有事，相見不遠，不在此片時之聚，請自上去，穿衣上路罷，岳雯方想詢問二女姓名，一片金霞閃處，人先無蹤，洞門立閉，還是一個赤身，祇得穿過水牆，升出潭上，馬正飲水，朝下注視，歎嘯不已，岳雯笑問，方才真人，似在和你說話，你到此又不肯走，是知道這件事麼，馬連點頭，岳雯料知關係重大，好生歡喜，穿上衣服，縱轡急馳，不消多時，便越過人行

山路，繞向偏僻小徑，一路翻山越澗，往前飛馳，眼看前面高峯刺空，正當雲起之時，峯腰以上，佈滿雲霧，上半山形，已自不見，見那形勢，和沿途山形，與師父所說祝融峯，一般無二，知將到達，又得了這好彩頭，心中歡喜非常，巴不得當時尋見師父，述說經過，一見這大雲霧，疑要變大，回頭一看，四外大小峯巒，已全沈浸於雲烟蒼莽之中，祇露出一些角尖，彷彿無邊雲海中，現出好些島嶼，景甚雄奇，人馬穿雲而行，有時埋入雲堆裏面，伸手不能辨指，心想來時曾見山徑崎嶇，兩旁還有溝壑，一個失足，人馬立成齏粉，方喊那馬留意，忽見一道青光，迎面飛來，正是朱梅，見面埋怨道，你這猴兒，怎此時才到，我和你師父，以爲你的馬快，途中又不會有什麼耽擱，至多中午必到祝融峯，久候不至，轉是你師母先來，因你年幼靈慧，易被妖邪看中，我和你師父，還好一些，你師母想起昔年，樹敵甚多，江湖上人，多認得這匹白馬，惟恐因馬惹事，更加愁慮，於是我們三人，分頭尋找，此峯我已往來數次，現在約定嶽廟前面相見，你這半天，往那裏去了，岳雯早把馬路折轉，二人同騎而談，聞言慌道，弟子並未貪玩，還有奇遇，說出來，師叔定必喜歡，朱梅問故，岳雯隨說經過，朱梅大喜道，想不到昨夜所遇，果是長肩真人，真乃大喜之事，此馬能透視雲霧，各自前行，我去尋找他們，正說之間，谷逸雪鴻，雙雙穿雲飛來，見面攔住朱岳二人，急道，方才遇見

幾個怪人，都是美少年，乍看決想不到，那是妖邪一流，後在無意之中，發現邪法甚高，內有一人，並還說出鄧隱是他師父，多日未見，來此尋找，想起長眉真人警告，不敢多事，就這樣，還用了金蟬脫殼之計，先假說要往西崑崙訪友尋師，跟着冷不防，隱形遁走，否則，行藏已被對方看破，差一點就許動手，不問能否抵敵，均是麻煩，嶽廟已不能留，恐二人尋去，故此迎來，乘着滿山雲霧，莫如照真人所說，提前趕往紫蓋峯去，以免意外，朱梅先還不服，欲往窺探，雪鴻力言，對方兼有正邪兩家之長，我在暗中留意，人數既多，隱現無常，朝山幼童少女，祇被看中，走往身前，把手一揚，人便失蹤，一會功夫，便聽呼兒喚女，急喊尋人之聲，鬧成一片，白兄激於義憤，兩次想要動手，均被我攔住，本意看準虛實，一同下手，後來聽出鄧隱門下，雖知不敵，仍想一試，一會使見內有兩個少年，朝我冷笑，知被看破，正在暗中戒備，忽聽耳旁，有人低語，說妖徒邪法利害，人多勢衆，你們無須出手，好在暗中有有人，守伺監防，那些童男女，均已遇救，一個也丟不了，隨見先前哭喊的人，忽然住口，急慌慌分朝回路跑去，有人詢問兒女尋到也未，有的答說，神仙渡去，有的答說，兒女頑皮，也許偷偷回到原處，現往尋找，有的直未答理，一味急奔，面上悲容已斂，情知所說不假，因那語聲，雖在耳邊，細如蚊蠅，聽不出是否昨夜救星，和移船留東之人，朱梅隨把岳叟所遇之事

一說，二人知道長眉真人，爲近三百年來，最負勝名的前輩仙人，不特法力高強，飛劍神奇，並還得有三部道書，和許多法寶飛劍，祇等所許三十萬善功宏願完成，便成天仙，祇管隱跡風塵，救人濟世，常在人間，往來遊行，但是常人，決看不出絲毫形跡，尋常修道人想要拜他爲師的，不知多少，休說不能如願，想見一面，都是萬難想不到竟會如此垂青，昨夜暗助脫難，還說真人素來好善，事出偶然，後來移船留東，心疑是這位老前輩，還不敢定，不料果是，連岳叟也被看中，並還得到兩件奇珍，和雪鴻前生至交姊妹，羅紫烟的下落，不由喜出望外，稱幸不已，到了紫蓋峯前，將所得寶鑰玉環獻上，三人當時也未看出有何妙用，料知真人不久必來，暫時藏起，尋到水簾洞外，先覓了一片平崖，對瀑而坐，先候岳叟不來，曾在嶽廟前，買了些吃的，已然吃過，因岳叟從早起身，未進飲食，便將馬背食物取下，師徒四人，飲食說笑，並談起長眉真人出家經過，原來湖北孝感縣，離城十六里，有一善人村，村人十九姓任，聚族而居，中有一家，乃任氏么房，主人任乾，是個博學之士，時當東晉季年，任乾做了兩任縣令，五十年歲上，便卽歸隱，因其平日居官清廉，好客喜施，不特沒找一個造孽錢，反把祖遺田產，耗去大半，生有四子，長子任孝，宦遊已死，次子生時，因值祖母生日，取名任壽，聰明異常，讀書十行俱下，過目不忘，但是頑皮也到了極點，生得又瘦又乾，任妻

周氏，也是世家望族，因嫌任壽頑皮，鍾愛幼子，自來知子莫若父，早看出次子，剛毅志勇，天性最厚，雖然不得乃母歡心，從無絲毫怨言忤色，祇爲天性好動，愛管閑事，以致時受責打，其實所行的事，合理的多，並非尋常頑童之比，爲此對他格外鍾愛，任妻以爲丈夫偏愛，對次子越發厭惡，人情無真是非，家人親族見任妻不喜次子，再一附和，越發成了衆矢之的，交相責難，內有好些，均是長輩，任氏詩禮之家，尊卑長幼之分甚嚴，那冤枉氣也不知受了多少，任壽恐父親知道，和母親生氣，受了委曲，從不吐露一字，這年夏天，任壽已十五歲，任乾歸田之後，每喜結伴遊山，任壽照例隨行，這次偏因行時生病，遊伴又是任乾師友之交，不能更改，心想老妻雖受人蠱惑，到底親生之子，又在病中，當能憐愛，遊山興濃，祇在暗中，囑咐了幾句，便即起身，誰知第二日，任壽病便全愈，因父親不在家，母親耳軟，嫂和叔嬸多視自己如仇，起初也頗小心，終日獨坐書房，門都不出，任妻不愛次子，一半是爲任壽淘氣惹事，一半也爲丈夫愛子太甚，心中不服，老夫妻賭氣，及見丈夫走後，任壽除晨昏問安視膳而外，終日苦讀，天氣太熱，老師都告假回家避暑，他獨守在書房以內，又當病後體弱之際，想想兒子是自己生的，以前毒打，委實太過，再想次子任受何等重責，從未向丈夫面前，說過一句，問時，祇有隱瞞，心氣一平，便生憐愛，忙走進去，笑說，天氣太熱，你還是到

後園涼爽一會，免得苦讀受暑，你不合羣，又喜惹事，祇不要走出園門使了，任壽自會說話以來，頭一次得到母氏慈愛，喜出望外，幾乎流下淚來，連忙笑答，以前兒子不孝，淘氣惹事，累娘生氣，現在兒年漸長，日前病中醒悟，決計痛改前非，祇求娘不生氣，任人打罵欺侮，決不計較，任妻作色道，你不欺人，誰來欺你，各自到後園，洗澡乘涼，也該吃夜飯了，任壽見母，面有怒容，不敢再往下說，祇得連聲應諾，獨往後園要水沐浴，換上新衣，獨坐荷池柳陰之下納涼，等吃夜飯，先沒打算出去，坐了一會，聞得園外喧嘩之聲，走往園門一看，迎頭遇見兩個年長姪兒，說是鄰村劉家，爲爭一條河溝，將本村人，打傷了好幾個，今日雙方，集衆評理，一個不巧，還要發生械鬥，任壽早知鄰村大戶劉家，是個惡霸，家中養有不少打手，長子朝中大官，倚勢橫行，無所不爲，平日聽人說起，便自有氣，聞言激於義憤，少年心性，頓忘前念，再經人一慫恿，說劉家欺人太甚，事關全村安危，誰也不能置身事外，就不動手，也應前往助威，於是便跟了去，到後一看，雙方聚人甚衆，有的還拿着刀鎗器械，祇等話不投機，一聲號令，便即動手，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另有數人，似是鄰村長老，想要從中說和，無如一方理直氣壯，一方倚勢凌人，說話強橫，正在相持不下，正看得有氣，猛覺身後有人拉了自己一下，回頭一看，乃是平日最信服的余道人，任壽性雖剛烈，對人却最仁慈，平

日惜老憐貧，好行善事，大有父風，乃父深知愛子爲人，拿了去，也是施捨寒苦，於是無求不允，從不阻止，那道人身材矮小，中等年紀，三年前，由外省來到當地，憑着一雙空手，在人家祠堂後面，蓋了一座小廟，自闢荒地，種了畝許菜園，將就度日，看去十分清苦，村人因他對人謙和，輕不出門，誰也不會留意，任壽人最機警，年前偶在無意之中，發現道人，從不舉火，所種蔬菜，也似借以掩飾，平日最喜周濟寒苦，暗忖廟中，並無香火，終年關門，也不與人來往，賣菜所得，還不夠他一次濟人之用，心中奇怪，便留了神，始而借故攀談，漸漸升堂入室，道人自稱姓余，沒有名字，向無外人入門，因其規避極巧，使人看不出來，村人習久相安，當他有點怪皮氣，誰也未作入門之想，任壽原是借着閒談，隨同走入，見他未以婉言拒絕，心中暗喜，入門一看，裏面祇有一榻一几，四壁蕭然，更無長物，方想此人，豈非水火都斷不成，道人已先開口道，我知公子，義俠好善，現有一爲難之事，不知可能相助麼，任壽問故，道人說要十兩銀子，任壽早看出他好些異處，聞言立允，由此道人時常開口求助，多少不等，事也真巧，每次開口，都是任壽力所能及，並沒有太爲難的時候，任乾雖知愛子，不會亂用，但是要錢回數太多，又非大富之家，便向愛子，詢問用途，任壽照實說了，任乾也覺奇怪，暗中打聽村人，均說道人素極安分，事已過去，也就不談，道人從此却不再開口，日

子一久，連任乾也覺奇怪起來，覺着事情太巧，故意命任壽送去幾兩銀子，道人固執不收，笑說，前借銀兩，原爲府上積福免災，府上現在家景不甚寬裕，等寬裕時再說罷，這末兩句話，原是任乾詢問愛子時所說，口氣一樣，越發奇怪，屢次設詞探詢，道人口風甚緊，絲毫不露，問他何故不動水火，答說出家人山行野宿，往往跋涉終日，難求一餐，爲了覓食艱難，又向神前許過願心，每日飲食，均在夜間，吃得不多，所以外人，均看不見，任壽始終懷疑，另一面，却是越談越投機，道人暗中借話示意，說公子不是塵俗中人，最好出家，可免許多孽難，任壽年紀雖輕，對於世情，却極談薄，早認爲人生朝露，無什么意思，聞言深以爲然，祇說父母在堂，親恩未報，且待將來再說，一面却向道人，請教修煉之法，道人有問必答，所說多是打坐吐納之術，從此也不再勸其出家，一年過去，任壽年已漸長，越看越覺道人氣度冲和，眉宇間似有道氣，由不得心生敬仰，事之如師，兩下也越來越親近，這次患病甚重，本非短時期可愈，昏迷中，偶然想起道人所傳打坐之法，說可却病延年，如法一試，始而心神煩燥，呼吸艱難，及至耐心靜坐下去，先用下層功夫，將竅守住，不多一會，豁然貫通，等到氣機流行，走完了一周天，出了一身冷汗，輕快許多，知生效力，再用上層基本功夫，澄神定慮，潛光內視，又坐了兩個時辰，病便霍然而愈，暗付修道竟有這等好處，本想夜來往訪，求其深

造，一見道人，暗拉自己，料有原故，悄問何事，道人道，公子憂患將臨，我今夜恰要離開此間，事前不能化解，公子恐要離家遠遊，暫時還尋我不，三年後可往武當山尋我便了，任壽聞言大驚，忙問道長法號，始終未蒙見示，武當山方圓千里，峯嶺甚多，道長仙居何處，如何尋法，道人笑答，到時你由後山桃花坡進去，祇問樗散子，自會有人指點，但是那人生具惡根，夙孽更重，去時，如在望後下旬，我已先在，還好一些，否則，你如早到，他必留你，往他家中下榻，一與接交，便是未來大患，你須留意，你夙報深厚，祇此一場冤孽，數雖前定，並非不可避免，人定勝天，全在你隨時留意而已，任壽還想探詢下文，忽聽前面喊殺之聲，回頭一看，械鬥已起，本還不想動手，因見對村土豪，打手之外，又有許多武師，埋伏在旁，一聲喊打，蜂擁而上，自己這面，雖有一些準備，無奈好武功的不多，上前便被打敗，最可惡是，不論婦孺，一路亂打，族人紛紛受傷，本村族長，已被敵人綁吊起來，哭喊之聲，慘不忍聞，惡霸父子，一面命人擄搶，一面鞭打族長，迫令服輸，不由激動義俠心腸，暗忖此地離家甚近，覆巢之下，例無完卵，與其待人宰割，何如與之一拼，自來擒賊擒王，小賊劉昌，現在對坡，指揮徒黨，老賊溺愛幼子，任其橫行，祇將他擒住為質，也許反敗為勝，心念一動，正值七八個同村少年，敗逃下來，連忙拉了一個，假意隨衆逃竄，避向樹林深處，告以機宜，令

其速即集合村中壯丁，並將兩個會武功的，找來相助，本定人到發難，由後面偷襲，去擒小賊，後在林中偷看，見那老族長，誓死不屈，已被打得死去活來，越發激動怒火，不等人到，便悄悄掩將過去，當地原是河這面一片樹林，林前有一土坡，小賊手持紅旗，勒馬坡上，發號司令，因善人村這面，已然大敗，手下徒黨借着追敵，羣往村中騷擾，小賊正在得意洋洋，不料任壽人小胆大，天生神力，自幼好武，身又極輕，雖是無師之學，竟比尋常武師，高明得多，小賊又太自恃，手下人均想擄掠金銀婦女，全都跑開，祇老賊在坡下稻場上，率兩徒黨，拷打敵人，坡上祇小賊一人，一見老族長，已快打死，亂離之際，原無王法，心想事已鬧大，率性一不作，二不休，殺進村去，手舉令旗未及招展，猛覺眼前一花，一個繩圈，忽自身後飛來，套向頭上，往後一拉，人便墜落馬下，原來任壽平日，因當地多狼，練就繩圈，百發百中，事有湊巧，來時恰在路上，檢到一根長繩，和村人敗退時遺留的一把刀，匆匆打成活套，由坡後掩將上去，一下將小賊套緊，拉下馬來，小賊原會武功，見擒他的是個幼童，又驚又怒，方要掙起，任壽孤身一人，未免發慌，上去一刀背，本意威嚇，不料用力太猛，將臂打斷，因聽小賊狂吼，匆忙中，不知人已疼暈過去，惟恐敵黨驚覺，衆寡不敵，情急之下，一見那馬，隨同小賊，回身走來，又聽村中哭喊之聲，已有兩處火起，痛恨小賊太甚，想給他吃點苦

頭，也沒細看，縱身一躍，便上馬背，拖着小賊入林，順坡而下，本意到了無人之處，綁將起來，藏向隱僻之處，再和老賊理論，誰知那馬性烈，小賊右手令旗，不曾丟下，負傷又重，剛疼醒過來，吃人拉住，就地一拖，怎能禁受，妄想縱起，無意中，把手中令旗刺向馬腹，那馬受驚，忘命一般，朝前急竄，小賊頭頸，被繩勒緊，加上傷痛，當時閉氣死去，任壽先還不知，見馬驚竄，還想多給小賊吃點苦爲族長報仇，及至出林，在曠野中，跑了一段，想起自己家中，不知是何光景，心中一急，忽又想到，小賊嬌生慣養，被自己拉住，隨在馬後亂滾，怎能禁受，如若死去，老賊財勢甚大，豈不惹下滅村之禍，回頭一看，不禁大驚，原來小賊遍體鱗傷，四肢已斷，頭頸扯出老長，死狀甚慘，知道此禍闖得不小，忙中無計，祇得把小賊殘尸，綁在馬上，朝馬股釘了一刀背，任其落荒竄去，想起家中母親婦孺，憂心如割，正待繞路回探，忽聽前面林中，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夕陽已隱，滿空陰雲佈滿，天黑得似要壓到頭上，登高一望，村中火光通紅，近河人家，多半火起，隱聞喊殺悲號之聲，遠遠傳來，自家偏在村南一角，看神氣還未波及，老母在家，終是放心不下，偏又殺了賊子，如被仇敵看破，全家性命不保，想了想，恐賊黨疑心，不敢回去，正急得跳腳捶胸，猛瞥見前面天空中金蛇一閃，緊跟着，一個震天價的霹靂，一大團烈火自空直下，打向樹林前面，風也更大，幾乎不能

立足，心想此是東南風，正朝賊黨這面吹來，火勢也許不會蔓延全村，心念才動，遙望村中，已有好些賊黨飛跑退出，因值天乾地旱，村外遍地苧麻，好些草堆，全都被火引燃，風壯火勢，火助風威，祇聽一片轟轟發發之聲，濃烟滾滾，瀰漫天空，火和狂濤一般湧到，林木又多，大半具有油質，火浪所過之處，全數蔓延，晃眼之間，臨河一帶，成了一片火海，賊黨反被困入火中，有幾個擄有包裹的，不捨丟棄，逃得稍慢，吃身後火浪烟潮，往上一湧，當時被火吞去，倒地便成了焦炭，下餘的，逃到河邊小橋，未及搶過，忽然一株帶有火烟的斷樹，憑空下墮，落向橋上，將橋點燃，賊黨已被燒得焦頭爛額，狼狽異常，有幾個略知水性，首先跳入河內，勉強渡過，下餘被火包圍，進退兩難，那震天價的霹靂，更打個不住，有的因被濃烟迷目，投入火內燒死，有的勉強跳到河邊，縱入水內，因水流太急，多半不會水性，正在水中掙命，吃那狂風吹來的斷樹殘枝，挾着大量熱沙火星，當頭下壓，爲怕火燒，把頭一低，略一掙扎，便隨流淌去，看神情好似賊黨全勝之際，出了什麼變故，跟着反風回火，燒了個片甲無存，暫時雖可無事，小賊還有一子，頗有權勢，豈肯干休，料定魯難未已，心正憂疑，火勢又猛，濃烟夾着好些火星，隨風而至，焦臭奇熱之氣嗆鼻難聞，人在河這邊，已無法回去，更恐左近草樹，被火引燃，忙往前逃，忽見道旁賊馬尚在，賊尸不知遺失何處，馬繮被樹掛

住，馬正悲嘶強掙，忽想起此時火大，再不乘機逃走，斷無幸理，重又將馬騎上，落荒而逃，逃到中途，忽降大雨，時早入夜，向民家借住了一夜，次早繞路馳回，見遍地劫灰，焦痕狼藉，火勢早滅，共祇燒了五家，快要到家，忽遇村中少年拉往一旁，說起昨日賊黨，正待殺人放火，洗屠全村，剛點燃了四五家，先是老賊，發現小賊，人馬失踪，同時，余道人突然出現，一言未發，強把族長放下，一任賊黨，刀棍斫打，既不還手，也不受傷，從容把人救走，賊黨是動手的，無故自倒，全都吃了大虧，老賊看出不妙，剛發號令，令衆速回，道人不見，跟着便起了狂風，賊黨鬧了個水火既濟，十九傷亡，老賊雖得逃回，身受重傷，命必難保，跟着，又聞賊子被殺慘死，悲痛萬分，恨我入骨，偏巧昨夜，有一受傷賊黨，發現你騎着賊馬走過，告知老賊，兩村雖相隔數里，邊界祇隔一條河，全都識得，知道任壽，神力武勇，斷定賊子，受了暗算，大敗之後，雖然不敢當時來犯，已命急足，去喚長子回家，爲他報仇洩恨，你母親萬分憂急，還不逃走，任壽聞言，得知家中平安，寬心大放，將馬藏起，別了那人，悄悄由後門掩回家去，剛一進門，任母哭罵了幾句，包了一些衣銀，令其夜來速逃，任壽聞知道人奇跡，暗命兄弟，去往小廟一看，人已不在，帶回一封書信，上寫賊兄氣數當盡，村人善良，以後無事，你却在家不得，此時任你所之，三年後武當之約，不可遺忘，任壽無奈，捱到夜靜，哭

別母親家人，孤身上路，本意往洞庭君山一帶，尋找父親，走沒兩天，便聞人言，風聲越緊，說賊兄已然趕回，先說屠殺全村報仇，當夜老賊號叫而死，次早，賊兄不知何故，改了主意，說賊父之死由於天災，祇兄弟乃任壽所殺，非報仇不可，別人無干，先往村中搜索，不見人影，雖未騷擾，對於村人所料，被火燒死之言，却是不信，如今正往各處，追尋下落，任壽恐被仇人發現，抄着山僻小徑，夜間行走，快到洞庭又害了一場大病，仍用坐功，將病治愈，加上沿途耽擱，趕到君山，往尋父親方外之交水神祠老道士一問，才知乃父前日接到家中急報，已先趕回，才走兩天，行時留話，說月前有一異人，再三誥誡，不令任壽回去，並說在外流蕩不過三年，必有過合，又留了好些銀子，一封書信，託道人轉交，和老道士所說大致相同，也是再三叮嚀，十五年內，不許回家，任壽孝親，素不違命，想起慈父鍾愛，不捨離開，信上並未怪罪，反說自己智勇可嘉，如何不令回家，年月又是這久，心中奇怪，因書上有違命不孝之言，賊兄好似專尋自己爲仇，風聲越來越緊，祇得中止回家之念，先由三峽入蜀，遊完峨嵋青城，又由秦嶺，終南，轉到秦華，最後遊完嵩洛，取道豫西，轉入武當，一算日期，已有三年，多歷名山大川，交了好些江湖豪俠，武功經人指點，比起以前高明了許多，因在江湖上打聽樗散子，雖無人知，照那同樣形貌，姓余道人，却聽人說是仙俠一流，隱跡風塵，宛如神龍

見首不可捉摸，越發心生敬仰，立意拜師，恨不得當時尋到，才稱心意，好容易捱滿三年，也忘了月望前後，一到後山，便往裏趕，時當二三月間，入山不遠，遙望前面峯巒靈秀，嵐光黛潑，方覺景物清麗，與尋常所見不同，轉過崖去，眼前一花，前面坡上，現出萬樹桃花，紅白相間，燦若繁霞，坡側大片碧崖，上懸兩條瀑布，一大一小，玉龍倒掛，界破春山，霧湧烟飛，珠噴玉濺，流水湯湯，松風稷稷，泉響松濤，洪細相應，匯爲一片繁音天籟，空山無人，落紅成陣，日麗風和，時聞好鳥嬌鳴，蝶鸞羣飛，更顯得美景如仙，十分幽靜，心想此地花光如海，這多桃樹，想必是師父所說的桃花坡了，這麼清麗的景物，如何不見一人，便順桃林往前尋去，後山一帶本極高峻，來路最險之處，連個樵徑都無，桃花坡來路勢更峻險，那些桃樹，生得密層層的，繁枝交錯，結成一片花山，無法通行，此外更無隙地，祇桃林盡頭，有尺許寬一條路徑，下臨絕壑，地勢外傾，既滑且陡，桃枝向外突伸，離地甚低，必須蛇行鸞伏，始能勉強過去，稍一疏忽，滾墮墜中，粉身碎骨，萬無生理，任壽急於見師，冒着奇險。沿着林邊危崖，繞行過去，新雨之後，滿地蒼苔肥厚，其滑如油，連經幾次奇險，幾乎滑墜，好容易把里許長一段桃林走完，人已累得周身是汗，遍體泥污，青苔狼藉，想尋溪水洗滌手臉，以防遇人難看，耳聽前面水聲潺潺，再一注視，前途不遠，又現出大片園林，山景本好，加上人

工興建，更是靈妙，正想過去尋人探詢，近前一看，不禁失望，原來中間還隔着那條絕壑，寬約十餘丈，便是猿猴也難飛渡，園林中又是悄悄的，祇有鶴鹿往來，不見人影，連喚數聲未見答應，沒奈何祇得沿崖尋去，初意桃林如此整潔，必與主人有關，也許盡頭處可以相連，誰知越走越遠，始終未見相連之處，人却走到一條山谷中去，谷徑甚寬，兩岸壁立，宛如翠屏對峙，遍地細草蒙茸，崖腳種滿草花，五色繽紛，鮮豔奪目，那長一條山谷，竟會不見點塵，彷彿打掃過的一般，暗忖這三年來，歷經峨帽青城，終南太白秦岱衡華，各大名山之勝，多麼雄奇清幽之景，也都見過，祇管崖壑幽深，氣勢雄偉，終有荒涼蕪穢之處，似此清潔，從未見過，莫非真有仙人寄居不成，心正尋思，鼻端忽聞到一股蘭花香，性本愛花，更喜蘭梅，因覺空谷幽香，清馨撲鼻，使人神志爲清，又想覓路上崖，居高下望，查看前見園林，有無道路，便順谷徑蜿蜒尋去，越走越深，花香也越來越盛，剛覺出聞了花香，心神分外清快爽朗，與尋常蘭花，大不相同，忽聽頭上有人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到此作什，抬頭一看，原來離地十餘丈危崖腰上，有一少年，頭帶鐵絲織成的網罩，背插飛抓寶劍，腰繫長索，俯身壁間，正朝下面喝問來意，任壽一心祇想早見師父，剛把來意說個大概，少年忽改笑容答道，此事暫且休提，這裏有一靈藥，結實將成，共生兩枚仙果，修道人可抵六甲子修煉之功，常人服後，也享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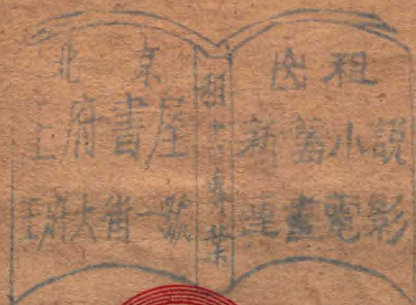
年，你來得甚巧，正好分你一枚，崖盡頭有路可上，崖頂懸有繩梯，稍會武功便可緹下，你既能由桃花坡這面入山，武功想有根基，本來崖上還有好些毒蜂，均被我用火燒死，也許還有一兩個，藏在崖縫裏面，被他螫上一下，痛苦非常，多少天才好，這還是我配有靈藥可醫之故，否則休想活命，事前不知你來，我無準備，恰巧蜂窩旁邊，上月留有一付鐵絲網罩，你可先取到手，防個萬一，祇頭臉不受傷，便好得多，走過蜂窩時，可看一下，那發光的是何寶物，到手祇是雙的，任何奇珍異寶，也我二人平分，事完再引你尋那位老仙長去，任壽因聽少年語言清朗，那高本領，早就心喜，又聽出和樁散子相識，越發高興，對於法寶靈藥，並未十分在意，心想修道人全仗自己修爲，無須借助草木之靈，人家費了許多事，如何與他平分，也許有什爲難，須人相助，忙即應諾，往上走去，果然前面崖腳，現出一條人工開出來的山徑，蜿蜒向上，直達崖頂，途中並有幾處洞穴，入口甚小，內廣丈許數尺不等，也是人工開成，口外並還懸着鐵紗，外有矮樹藤蔓，山徑上苔蘚已早長滿，掩蔽之處頗見巧思，不是少年指點，便近前也不易看出，山徑到了崖頂，又斜行向下，才到少年所說之處，走了一半，忽然發現崖勢內凹，簾陰交互中，現出一洞，探頭一看，洞寬不過七八尺，深有兩丈，但朝上面傾斜，陡峭異常，鐵絲網罩，便掛在洞口不遠矮樹之上，想是時久，鏽得不堪，忽聞一股甜香

由洞內發出，定睛一看，原來暗影中懸着一個大蜂窩，地上散着不少燒焦的死蜂，正戴頭網，想要入內探看，忽見蜂窩後面，光華閃動，剛一走進，便聽嗡嗡之聲，人也走到蜂窩下面，心疑毒蜂來襲，仍想查明內中，有無法寶，再行退出，因嫌洞中昏暗，便將身帶包裹中的火筒取出晃燃，一手拔劍，正要查看，火光到處，見那蜂窩，竟有小屋般大，嗡嗡之聲，乃新生出的十幾隻小蜂，伏在上面，振翅飛鳴，却飛不起，通體墨綠，目射金光，口有紅鬚，形相獷惡，與常蜂不同，猛瞥見一片金霞，由壁間迎面飛來，透身而過，同時壁間金光電閃，現出龍翔虎躍，長眉再來，八個朱書古篆，一閃即逝，任壽心想，我因眉毛稀少，乳名眉兒，難道叫我長了眉毛再來，忽聽少年在下面高呼道，寶物許藏在蜂窩裏面，可用寶劍斫他一下試試，內中蜂蜜，也是極珍貴難得的靈藥，釀酒尤妙，我也和你平分，任壽忙答，理當效勞，但這窩太大，能否斫碎，我拿不準，且試一下，說罷，再一細看，那蜂窩形似一個大蓮蓬，孤懸洞頂，離地丈許，上有一柄粗如人臂，因見小蜂尚未成長，不能飛起，以爲無害，縱身一劍朝那蓮柄斫去，不料用力太猛，應手立斷，蜂窩也隨洞徑往外滾落，吃洞口崖石一擋，分裂兩半，蜂蜜甚乾，芳香流溢，白如銀玉，因少年說是靈藥，用劍尖挑了一小塊，入口一嚐，果然甜香滿頰，又割了一塊，準備帶與少年觀看，轉身要走，忽覺腿上，被針刺了一下，微微有些麻癢，

低頭一看，正是兩隻小蜂，隔衣朝腿刺了一下，連忙用劍撥掉，因不甚疼，也未留意，見裏面並無寶物，便往下走，尋到盡頭突崖，果有長索，繫在一株老松之上，忙即放下，纔約兩丈，便到崖腰少年立處，那地方也是一處崖凹，與前見相同，少年附身突石之上，一手持刀，一手持一形似噴筒之物，守伺口外，却不進去，回顧任壽下來，便令等在一旁，覓地守候，暫時不可入內，任壽見他祇看了自己一眼，口中說話，全神貫注洞內，神情似頗緊張，待有半盞茶時，忽聽轟轟之聲，由洞中飛出一物，其大如拳，周身墨光閃閃，金碧交映，少年早有戒備，左手噴筒揚處，立有一股火焰朝前射去，那東西衝烟冒火，立朝少年迎面飛來，少年揚手又是一刀，立劈兩半，隨刀飛墮，任壽見所斫的便是前見毒蜂，少年喜道，大害已除，兄台來得正好，到了裏面再談，二人一同走進，見裏面比上洞更加整潔，淨無纖塵，祇洞頂上懸着一個蜂窩，但小得多，約有尺許方圓，方才所聞蘭花香味，便由洞中發出，這一鄰近，香味反到減少，定睛四顧，並不見花，方要開口，少年已先笑道，靈藥尚未成熟，還須少候，不妨先談一會，兄台貴姓，如何與老仙師相識，任壽說了經過，轉問對方姓名，才知少年鄧隱，先輩東漢世家，因曹氏篡位，憤而不仕，全家入山隱遁，在武當後山，尋到一處勝地，風景靈妙，與世隔絕，正打算在山中覓地開墾，第二代上，忽生奇疾，死亡殆盡，末了祇剩鄧隱一人，生具異

稟，自來身輕若燕，神力如虎，這年偶觀蛇鳥惡鬥，猛觸靈機，忽起出世之想，到處尋師未遇，前年發現後山有一異人，幼時曾聽祖父說那異人年紀，少說已在百歲以上，童時無知，不曾留意，見他還是以前形貌，心中驚奇，費了不少心力，想要拜師，異人不允，鄧隱心志堅毅，百折不回，異人也始終固執，一任誠求，終無用處，去年寒冬大雪，偶往城市採辦年貨，歸途見一瘋僧倒臥雪中，仗義救回山內，愈後不別而行，留下一書，才知那是一位神僧，爲了夙孽隱迹風塵，並說後山住的是位仙人樗散子，法力之高不可思議，也爲功行未完，和兩個難題留滯人間，內一難題，便是翠屏峯上藏有兩件前古奇珍，和另一本靈藥，他並不要，而這兩樣却非出世不可，誰能得到，將靈藥服下，帶了法寶，前往求見，必蒙傳授仙法，收爲弟子，因那藏珍之處，有數百年毒蜂盤據，傷人必死，近來才想好法子，將毒蜂除去，幸值任壽尋來，又是仙人未入門的弟子，志同道合，情願結爲兄弟，一同拜師等情，任壽見少年面罩已然取下，生得猿臂蜂腰，面如冠玉，甚姿颯爽，氣宇安詳，是個英俊美少年，休說這等豪爽慷慨，便那品貌談吐，和那一身武功，先自佩服，正越談越投機，忽聽崖頂金玉交鳴，雜以龍吟之聲，少年驚呼不好，法寶快要出世，請任兄守在這裏，祇等花香全失，再聽波波兩聲，可將正面洞壁石塊搬下，速卽入內，便見靈藥結實，每人能服一枚，祇留一枚與我足矣，說罷匆匆走

去，要知長眉真人拜師學道，鄧隱巧遇魔女，大鬧西崑崙，同煉血神經，雙劍鬥雙丸，長眉真人七渡血神子，許多驚險新奇香豔沈痛情節，請待下集分解。



長眉真人專集 第一集

出版者：正氣書局

地址：山東中路209

電話：九三〇六三

定價：金圓

翻
印
必
究

還珠樓主著